

論

封建

文

武

賢臣

臣道

政理

釋

食貨

兄弟賓友

刑賞

醫卜相

時令

文苑英華

七百四十一至七百五十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一

論三

封建

封建論一首

五等論一首

漢祖呂后五等論一首

吳季札論一首

天性論一首

反五等六代論一首

本論一首

封建論 并序

李百藥

貞觀二年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於是上封建論以諫之太宗竟從其議論曰

臣聞經國在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闡

治定之規以弘長世

太宗實錄作父

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

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

實錄作治

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

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邦

舊唐書作郡

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
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
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
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實錄依共之功故一夫號唐書

澤七廟隳圯唐書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寓實錄內莫不

受命上玄飛名帝錄遭遇二字諸本依興王之運設憂實錄有

啓聖之期雖魏武携養之資漢高徒錄役之賤非止意

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

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惟唐書情存揖讓守

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世知

柝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宗周卜世唐書

代卜三十年七百羅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

斯則龜鼎之祿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

逼裡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陵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

秦運距唐書閏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實錄

業之君才非啓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唐書開四履將

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

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

莫不情忘今古理蔽實錄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

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乘貞觀政之間俱為采

地是則以政要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

曹之末紀網弛唐書紊斷可知焉刻唐書船求劍未見其

可膠柱成音唐書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勤唐書

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實錄之援不悟望夷之豐

未甚昇泥之災既罹高貴之殃寧異申綰之酷此乃欽明

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

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衆暴

寡疆場彼此干戈日尋實錄政要臺駘左傳之役女子

盡騷嶠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

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實錄邑

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

能以循良唐書之才膺其治之寄刺舉唐書分竹何代

無人致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

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心憂其憂與人同其安

者人必極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

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籍慶門資忘其先業

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

宮別館切漢陵雲或刑左傳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落唐書

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悔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

誅壽朔乃云爲己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群官選自朝廷擢

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

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知私門妻子不知官舍

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褐實錄南郡

太守政要弊布裹身菜蕪縣長凝塵生旣專云爲利

圖物何其爽歎摠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

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之唐書辨安可惑哉至如

滅國殺唐書君亂常干已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雅

咸秩遂用玉帛之君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

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道

唐書可以一言蔽焉唐書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

期啓實錄聖究億兆之焚溺掃氛侵於寰區創業垂統配

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以唐書爲言獨照宸衷求

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實錄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

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華政要

况晉氏失馭宇縣崩離後魏乘時一作華夷離處重之以

關河分租吳楚實錄越懸隔習文學此字本無者尚唐書長短

縱橫之術習武藝此字本無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

之階彌長澆滌之俗開皇在運因籍外家驅御群英任雄

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踰二紀民不見德及大

業嗣文實錄世道交來先王唐書一人實錄物掃地將盡

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

聖慈嗣膺寶曆情深致理唐書綜覈前王雖至道難唐書

名言象所絕唐書略陳梗槩實所庶幾受敬蒸蒸勞而

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每憲

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唐書以唐書斷趾

之法易大辟之刑情必唐書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

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納不簡鄙納無棄芻蕘帝堯之求

諫也弘漿名教敦勸唐書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

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群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適

唐書請徒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唐書之產竟抑

子來之願不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政要歲凶唐書

政荒實錄儉普天饑饉棗亂甫爾倉廩空虚聖情矜愍唐書

政要勤加賑唐書卹竟無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啗藜藿

樂撤筭簞言必悽動貌成臞瘦唐書公旦喜實錄於重

譯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

進省疑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唐書遠方不藉萬古之

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絕遊幸每旦視朝聽

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實錄濟於溥天唐書罷朝之後

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
日吳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
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
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期月之間彌
綸天壤而淳朴唐書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已唐書
難以卒變請待琢瑀唐書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
行登封之禮亡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
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乎美哉期言也

五等論

李公緒

盖一爲天下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
縣是也五等之制始於黃唐於秦漢守令爲政小理察
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人苞彼小遠以據大安
然後足以藩固内外爲千百年計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

以其詳可得而說也三代所以長而且治者積仁義又任
勢故也秦氏所以短而亂者積刑罰而維持者也漢兼置
郡縣雜而任之所以兩代皆二百年自魏晉以降謀不圖
遠唯事任人不復任勢是故易代殺伐皆不末年易悅曰
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有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一作復非
利之之利世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
於悅下爲已存乎利人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
微弱也故劉頌上書陸機五等論皆欲建立成國令復古
制則不可也何者昔舜禹奠九州然後揖讓契棄脩仁義
二三十世下至湯武然後滅漢書秦自非子襄穆蠶
食諸侯六七百年始皇之時乃并六國以德者如彼用力
者如此甚難故億兆之所咸以爲凡帝者必須天人感應世
所不測綿歷代序經數十世乃可得耳故絕希望僥倖之

心及漢祖起於布衣忽成大業古則承聖王之烈漢祖起於秦之弊不因父祖無資天地提三尺之劍而取天下夫鑿石者難爲功摧朽者故易爲力其勢然也韓英之徒見漢取天下之易故數年之中反者六七王莽之亂南面者蜂起漢獻之時稱割者三國又光武曹馬皆自閭閻而升帝位孫劉二族各據一方逮晉之失御九服分崩以迄于今二三百年跨州連郡者二十餘姓皆擅假符璽列置百辟或至數世或盡一身前車雖覆後迹不懲歛望之心死而無悔其懷不遜之意挾無君之心而日致湮滅者不可勝紀今若借之以威國假之以世權則人欲帝王矣若欲建萬國則宗室功臣朝士外戚亦不至千人也其無功德者則無容望封如置數百千國便力強起於驕奢適度之則反漢氏之初可爲殷鑒若盡建諸侯興滅繼絕是永無亡

國一世之後又有子弟功臣無置之如此則踈遠者據強國親勲者無尺土此周之所以衰自漢以來海內士子皆官京師編名天朝耻爲藩職今一旦令背皇闕趨外邦爲諸侯陪臣必不可也其雄俊之人負才之豪當生奸計競尊其主是所謂時移勢異萬國雖賢不可復建設使黃帝更出亦不議之矣是故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當擇宜於今者而用之耳竊謂宜如漢初置郡國度其強弱遠近領之以牧伯節之以綱紀大都偶國並后匹嫡皆亂之道也其嗣子之立也詔旨師旅之興當諮牧伯以防未然若有妄舉者而皆國除又天朝之威制其越逸子弟之力足爲杆屏選其賢者能者爲公卿出爲諸侯伯此周召晉鄭朱虛齊梁之爲也然則骨肉世踈亦不可久今強盛宜法主父推恩分封漸次黜之而受封之君輒屬州牧不

得繼於父兄每封世建號使親者恒強疎者稍弱其王侯
無子親嗣大功不得及有過皆從國除還屬郡縣更立子
弟親者以君則之朝廷有恃維城有固此萬世之利也

漢祖呂后五等論

李翰

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
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惡亂體圖之常理去危就
安宅生之大域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
得失差於興滅可不謂然乎揆夫高祖造漢設鑒亡秦宗
族無尺土一作寸之封子弟立空虛之地故衆枝莫助而孤
根易撓封建之心肇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推
於命歸思得攬一作包四海以獨冒舉百郡而一作以從欲而
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群心交阻偶語間興適悟天下
不可獨理專欲不能蓋衆分利推恩先封雍齒然後將士

歛手不懷反覆豪俊息意

一作慮

知難於

一作推

勳五等之制

於是行焉既而鑿輅龍旗

一作旂

皆王室昭穆黼衣朱黻即

功臣子孫君利世祚人安定主上敦子愛之情下結體信

之志群后固犬牙之勢匹夫絕鳥合之舉此所以爲計之

是也何創五等之議不遵三代之典境土踰溢隄防漏下

權敵上都制方偶國過當啓陵僭之端怙強速交爭之兆

賈誼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朝廷忿忌

此所以爲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不讓肇基之勲成務

之臣有高一作咸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取惟新之格言琴

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觀乎孝惠既崩高后稱制侯王諸

呂何不可哉當若早一作早署祿產之位且序親疎之節小

其國以圖全薄其勢以遠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

相之後誓同山河舅甥之國穆若唇齒預閉覬覦之心不

踐嫌猜之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壽陵無一作負先

帝安有齊兵之觀變代邾之危疑哉此所以為計之得也

神害又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朝之權專禁兵以

候疑秉大政以速謗趙趙異姓畜姦候隙刺促大臣側目

相視自投機穽實履憂虞此所以為計之失也嗚呼物有

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多惑視往則明向使高祖

呂后觀既往之勢折一作當時之疑斷必全之策杜未萌

之禍則惠文之間無劉呂之難哀平之末有晉鄭是依况

復周陳諸家休戚連漢黎獻思德謳歌未改雖天命興廢

孰能明之然人謀叶密必無悔矣一作皆唐文粹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

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文粹無附子臧之義非公

也文粹無執禮全節使國慕君弒非仁也文粹無出能觀

變入不討亂非智也文粹無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

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所慎德而文粹不建

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

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莊以先王所屬故慕服嗣位而不私

太伯知公噐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

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

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太伯之讓是狗名也

豈日至德且使爭端興于文粹上替禍機作于文粹內室遂

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

之閱集依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

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依

闔廬文粹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其首嗚呼全身

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
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爲心杜
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豐而動治其未亂棄
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
獨守純白不義于集作于義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吳文粹作周之覆
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生之哉

天性論論太子

李德裕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人所構天子赫然大怒召
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
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太略不出於
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
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大
祖嘗謂諸子曰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

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

集無

此三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

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如文宗
聰明睿智聞之必寤既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二
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必當
易寤况又一子乎是以漢高觀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
以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鼓鼙
之間默然而笑皆屈已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哉文宗
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反五等六代論

李谿

魏曹元首六代論稱夏殷周與人共治歷世數十秦王獨
制二世而亡亦言周氏陵夷侵弱太底非秦廢五等之爵
置郡縣之官制至陸氏衡著五等論陳八代秦漢興亡之

由言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以爲周制
萬邦思歸離群后圖身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祿
垂後嗣秦棄道任術顛沛之豐實由孤立夫百世非可懸
御善制不能無弊侵弱愈於殄祀土崩痛於陵夷欲權其
多福取其少禍恣二家之旨皆是五等而非郡縣徒苟救
於疾顛而未免於陵夷也譬猶醫者苟欲救人之死而不
能愈其病苦豈謂知經脈藥石之本決存亡禍福之機乎
且陵夷土崩二患俱免者豈無通論哉但二家不能知耳
故皆引五等之長說郡縣之短元首則言五等藩衛引春
秋勤王之事以爲證遂欲使秦人割裂州國分王子弟使
土有常君人有定土衡又謂五等知國爲已土衆皆我人
人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爲已思治郡縣之長
進趨文選之情銳安人之譽逢是以侵百姓以利已損實事以

養名故爲利圖物以爲諸侯享食茅土萬國受世及則南
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此皆不知之說也
夫春秋之時諸侯擅相攘伐苟欲求霸則以正王室爲事
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外雖詐忠以邀名內實苞藏禍心
以圖神器此老子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也豈所以爲
藩衛哉所謂爲已思治者誠憂其國傷其家病而致治矣
且若國不富兵不強則未出於傷病也若富國強兵疆凌
弱衆暴寡蹙而爲九并而爲七是豈非古制耶故知雖少
其力猶益也比身臂則不同矣夫身手者大小常定也諸
侯之土變易者也向使臂指能變而爲大小於身又惡可
得而使耶是知五等之制不計於大小強弱皆得擅權獨
斷自有鄰相恣之則不遜削之則怨陵夷逆節固必有矣
且士衡云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夫土狹旣不免逆豈

過正竟土者之災耶假令小制七國則反有遲速者之小異耳不足稱也豈如郡縣之主權弱勢輕跨有千里負阻山嶠奸謀未畢而身已遷代然而強兵練甲足以禦四夷之患人徒租稅足以滿國家之急則未必有土崩之事而秦漢俱敗豈由此耶元首又徵秦之敗於委政趙高誅夷宗族西漢則王氏擅朝排擯宗室後漢則閹豎執衡孤立於上此乃滅君親臣強之殃而非郡縣之失也設有侯伯之國則亦助亂而已焉足賴哉由是觀之五等與郡縣其利害相去遠矣向使早覺悟廢五等世及之法立郡縣可脩文武之業設霸王之術設業固則帝位危矣雖各安其國致天子於何地豈可以爲思治哉今郡縣或侵百姓損實事然而升降黜陟在於一人比之侯伯固不爲大患也又

此句則必

且奉京師之法稟宰輔之威雖職官遷轉不一而法已定矣五等者世及相承擅更法令如魯作丘甲晉立六軍鄭鑄刑書如此者寔繁天下所以安上之國土非愛事身與子孫也安與不安在於立教化正法令國雖一姓而法已萬變豈所以爲知有定主哉由是知曹陸之論所論藩衛者乃篡逆之萌也思治者乃禍亂之萌也定主者乃不定也夫如是則焉有不爲患耶昔漢有吳楚七國之患元首乃懲之於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引賈誼之言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士衡亦謂漢大啟侯王境土踰溢以七國爲過正之災若然者則班固漢書贊言周制千八百國戴詵天下爲九州州二百一十國則千八百九十國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爲褊小以極矣其卒也強不

於骨肉以懲秦失去其弊政用其上策如此則可歷世長遠而支派強大矣豈有周室陵遲羸氏土崩之豐乎

本論

牛思濟

周文之先自公劉后稷積德累仁以至于文王天下之心歸焉猶服事於商武王從兆廢之心順歷數之命以取天下既而有疾嗣王幼弱乃命周公旦以輔相成王周公以弟之親叔父之尊公其心而不疑焉攝天子履萬乘一車輅朝諸侯於明堂以施教化召公不悅四國流言伐四國戮管蔡以安社稷然後制禮作樂七年之後成王齒長德懋乃歸其政公亦不離王室乃命伯禽受封於魯思不變四海之望遠乎哉君子即周防也若是武王獨知周公之才之美兄弟之國天下之人皆不知也向非周公則非成王之天下也天下疑矣然武王之心公乎哉知子之弱而私

之知弟之德而讓之且憂後世兄弟相及豈周之盛德爲不及歟曰是知之深也所以能命輔相其子若有疑焉則與之天下希存其子亦難矣周公雖不爲王者然其道與大王王季文王爲同德矣成康以降名仁者多矣孰可與之爲伍蓋姬周之得天下未幾而武王崩紂之子祿父猶在若委少主無聖人之助則少康之舉嗣夏左傳作配天不其偉歟此周公所以孜孜焉爲而不有夫其聖德過於武王遠矣今後王之於嗣君也亦莫不弊於私愛忘其善惡曰彼長也豕嫡也天下之本也莫如可易也至有不離襁褓之中童嬰之列而即大位焉亦使強臣而爲之輔其詔制之旨曰周公然也成王然也豈唯政亂國危始宗廟不血食者有之矣曹馬之君即其人也自征伐以來受命創業之主或起自布衣之中亭長之役却尉之列大夫之家鄉

相之位或歷試諸難或十年軍中足以知歷數在躬時運
興廢經始之艱難臣下之忠良人情之巧偽是以出一言
舉一事易一法必使合於典誥垂於後世守文之君也生
於深宮長養一作婦人之手慈愛之鍾焉世子之教不行
焉身軀則安於玉堂金殿輿服之盛耳目飽於聲色靡曼
之樂曷能知君臣父子之道忠信邪佞之屬農桑艱難之
本故小人易欺焉况幼稚乎且人君之心爲天下之晦明
仁者樂於明而匪仁者便於暗故時之晦也盜竊興焉魑
魅行焉君之晦也賢良死焉邪佞用焉是以小人奸臣唯
樂於幼君少主若保姆之態也以提其耳導其言語教其
喜怒行則行止則止易爲之使欲求天下之治可乎况近
世之嗣王也始至誕生厥月無問禮之禮至于婚冠無金
石之樂告廟之儀外莫聞焉春誦夏絃秋詩冬禮上率齒

胄之道或縱不知封爵之命掌言者亦不知其誰師保之
道正其身乎左右之人賢與處乎其即位也降先君之冊
冢宰與百執事延頸內命而朝新君焉衮冕端拱玄默于
殿上雉扇熒煌香烟蓬勃起一有左右紛紛然莫之知也班列
千百稱慶而退至于積年之中宰執大臣延英入閣稱述
聖德舞蹈而已使有言者皆申有司徒一空言耳敢及
於時乎敢及於執權亂政之人乎設有一言明日之制行
矣不復用矣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賢士厚
享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忠信相親忘於畏憚通於商較
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兩漢金馬石渠文
章之選以備顧問爲侍從之臣至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
謁或排闥於危疑之際以問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
貞觀之初北門之選舉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

交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預焉既久與遊處非唯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臧從而更之以熙帝載至於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謇諤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救時之弊指陳千百於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覽乎若復稍桂聖慮左右以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聲樂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離擁衛以至於內殿又曰幸于兩軍遊于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于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爲也或曰豕嫡之幼善惡未知思欲易之以卜長世廢嫡立庶聖人所惡未知其可也曰君人者上以安宗廟下以庇蒸人雖長嫡之義一其不善易之可矣且仲雍王季之長子讓西伯之聖德斷髮文身以避於吳爲太伯蓋成父之志也隱公魯之賢君居位稱攝

欲讓其弟後疑其長矣吾將與之相公聽羽父之諧以疑其兄致於篡弒又晉襄公之薨也子周有兄而不惠不能辨菽麥群臣迎公子周以立政是以治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又穆公之亡也君無長子趙盾思立長君乃迎公子雍于秦將欲立之穆嬴朝夕抱太子以朝且泣曰先君以此子之賢吾受子之賜此子不才唯子是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此子何罪而外求君趙孟懼大義於衆人遂背秦好立靈公幼而好虐竟爲所弒國是以亂漢高帝遷都長安也以呂后妒於糟糠其子盈爲太子上以趙王如意似我知盈懦弱卒不能易及惠帝之世幾爲呂姬所滅莽陳平勃之不能加誅及擇諸王賢者迎王於代卽是爲文帝不十年幾致刑措又昌邑之亂霍子孟定廢立之冊立宣帝遂復中興衛伯玉之於晉武也君臣之交矣知主嘗之不

惠必傾世祿常撫其末而歎曰此座甚可惜也帝心不悟
終以正度爲君果致元海唱四方之亂宗廟焚毀兩京版
蕩懷愍二帝俱爲俘執而崩晉祚中絕國分爲十六普天
之下皆墜炉炭此惠帝之所爲也是知或豕嫡賢而臣擇
立者必亡若立嫡爲亂執古之道乎擇善爲治曰亂嫡廢
之制乎且天子之孝以安宗廟克荷祖考之業卜世於長
久豈以擇善廢不肖爲罪乎至唐虞之君知其子朱均不
肖不可付以宗廟之重又懼其流毒於生民乃棄其子而
禪於有德若次子之賢遠以配天之業授於他人乎是知
君~~憐~~其明不必拘伯仲之制易曰明兩作離海雷震若不
明不法此覆國亡家之罪人也何長之爲若君明於上小
人比周之黨其能進乎其獲用乎其實於亂乎主少不明
者亂之本也故曰元良者天下之本也莫若先以正之正
之者非在廢長擇善而已無使叔孫之禱曰主少國家多
難祝我者使我速死無及於亂此憂之深也悲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一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之第七百四十二

論四

文

雕蟲論一首

偃武脩文論一首

質文論一首

文論一首

編年紀傳論一首

人文化成論一首

文章論二首

章表論一首

雕蟲論 并序

裴子野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助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古者四始六義摠而為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棣葉繁華蘊藻用以

自通若悱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
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
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
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儻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
稱彼顏謝歲繡鞞輓無取廟堂秉初迄于元壽多爲經
史太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
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固不擯落六藝吟詠情
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裴爾爲
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
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風
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敦荀卿有言
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豈近之乎

偃武脩文論

李竦

國有二柄以濟人天有四時以成歲文武者君之威惠春
秋者天之生成故人君法天時順人望人歸於德天應以
時莫不奉此而寧災由此而康俗所謂文者足以經邦國
所謂武者蓋以定禍亂故武在合變不可一 一 黷文貴經
父可守爲常請借前事而明之庶此得矣夫以堯舜揖讓
湯武干戈干戈在乎止武揖讓資乎偃武故得享國日長
多歷年所三王既往霸者是繼晉文伐原以秉信齊桓勤
王以稱德宋殤好戰以殞越徐偃專文以衆亡王霸陵夷
到於秦漢始皇威懾六國建萬代業隨城郭焚詩書卒使
宗廟爲墟身殞下國黷武之徵也高皇夷秦項誅韓彭陸
生著書叔孫制禮修文之漸也光武以長者戡難孟德以
應變即戎故得擒樊崇破袁紹雖未息於至理亦道存乎
息戈晉文之對何曾不聞經國惠皇之溺賈石竟至破家

吳王石頭之都劉備益州之地但區區於守險曾不暇於
修文後繼則多難臨朝後周則經國日淺雖孝文捨辮髮
服衣冠未能倒載干戈休於牛馬武帝降高緯戮晉公甲
兵未寧中道而殞武則不可文則不如東晉之僅保江山
宋祖之草創社稷道成以設憂啓祚蕭衍以戡定興王陳
主以好內亡隋皇以征遼喪皆不明於文武適足爲我驅
除况高祖端拱無爲太宗大功繼統高宗致位於玄默中
宗御俗以康寧睿宗之恭膺大寶玄宗之克清海內肅宗
之收復二都皇帝之光有六合方今四夷向化萬姓歸心
愬七聖之殊勲正百王之墜典然干戈才息瘡痍未廖修
文之期取則不遠偃武之義今則時哉

質文論

李華

天地之道易簡易賦易知簡賦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

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
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尚無從暴下無從亂記曰國奢
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
酢楊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茅茨土簋之陋也
蓋達其誠信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
也豐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詐其
行也涸春天下詐極則賊亂故曰不待其極而變之固而
文之無害於訓人不遜而質之艱難於成俗若不化而過
則愚之病淺於詐之病也無恩之病緩於賊亂之極也故
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固而不獲也利害是速不
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專一而不
爲詐難乎哉吉凶之義刑賞之級繁矣使生人而無適從
巧者弄而飾智拙者眩而失守誠偽無由明天下浸爲陂

池蕩爲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啓子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泥愚弄鬪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由一無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且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泥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周德最深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興四一無夷多難復子一無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脩象太平之階厚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罔圉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

則郁郁之盛何爲哉周法六官備職六官脩數四時盛祭車服成飾至於下國方五十里卿大夫由之多軍帥之衆大聘小聘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觀謁大何不亂小何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民一作窮窮嘗罰故曰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來致理始於學習經史左民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百家之說讖諱之書存而不用至於衆制之縛祭禮之繁不可脩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差失一作毫釐古人之說豈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褒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昭伯敬龜筮之信而陳僕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心而仁義之

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無裨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海內之廣兆民一作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質易煩文而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蹈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孔子言以約失之者鮮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顏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為政者得無以為惑乎

文論

顧况

周語之畧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為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顧謂之君子之文為龍為光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為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背樂文王之詔曰

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虞芮不識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問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於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蘭相如之文奪趙壁西門豹之文漳水沉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閔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殊翠其母唯新樵一厨於家如此

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風雅亦麗于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讚乾曰太哉乾元萬物資生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始唯文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贖鬼神明者贖禮樂不失於正謂之爲文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爲率私意湜集本文古法粹依薦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二本以爲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變之体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二本是非與聖人同辨善惡得天下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爲紀爲傳爲編年是皆

良史矣若論不足以析皇極辭不足以壯二本無窮雖爲

紀傳編年斯皆罪人且編年之作豈非以事繫日以日繫

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者哉司馬氏作紀以項羽承秦以

呂右接之亦以歷年不可中廢年不可闕故書也觀其作

傳之意將以包該事跡參貫話言纖悉百代之務成就一

家之說必新制度而騁二才力焉又編年之史二

事東於次第牽於渾并必舉其大綱而簡於叙事是以

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爲著錄以脩時二本之語言而盡事

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氏二本之外又爲國語

可復省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

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作爲

紀傳世家表志首尾具叙錄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以是

無媿太初已來千有餘歲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

所改張奉而遵行傳以相授斯亦奇矣

自出太古至奇矣

於是草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以叙述表裏相發明度為得中將以垂不朽自漢至今代以入年

幾歷千其間賢人摩肩史臣繼踵推今古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改其規模殊其體統傳以相授奉而遵行而編年唯荀氏為漢紀裴氏為宋略強欲復之史遂廢蓋有以也

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正二本所遺多矣如

覽正史方能備明則褒貶三字二本得失章章於是

矣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裁文粹同春秋之是非文

敵遷固直蹤二本南董亦無上矣儻謬乎此則五字二本

人文化成論

呂溫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

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寔為人

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

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子盡汝弼獻可替否此

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

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

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

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

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諛諛之臣特文粹以時君不

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旒常冕服

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

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集依平流蕩因循敗文粹

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

明文物禮得五帝儀繁三王可日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
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
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覈之以
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比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
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禮文粹
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教末流雕蟲小伎廁雜
其間也文粹
依乎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
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
爲金集作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
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
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

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集作

近世詰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爲文粹文章才實有餘

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

則未遠夫荆壁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穎文旨高妙豈音

韻爲病哉可以言規矩之內未集作可以言文章外意也

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

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已文粹來此秘未親

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蜀本作言妙工文

適情不取於音韻曹植七哀詩有泥泥諸依四韻王察詩有

賦多屬協韻待賦元勳包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徒文

漢舉信是也包文粹依佐詩有五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者今故篇無足

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一百韻無有隻韻者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

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音文粹律之爲弊也甚

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
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常為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
然靈氣恍惚文粹作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
琢刻藻繪珍集作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
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同前

牛希齊

聖人之德也有其位乃以洽一化為文唐虞之際是也聖人
之德也無其位乃以述作為文周孔之教是也纂堯舜之
運以宮室車輅鍾鼓玉帛之為文山龍華蟲粉米藻火之
為章亦已鄙矣師周孔之道忘仁義教化之本樂霸王權
變之術困於編簡章句之內何足大哉况乎澆季之下淫
靡之文恣其荒巧之說失於忠正之道兩漢以前史氏之

學猶在齊梁以降國風雅頌之道委地今國朝文士之作
有詩賦策論箴判贊頌碑銘書序文檄表記此十有六者
文章之區別也制作不同師模各異然忘於教化之道以
妖艷為勝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見矣古人之道殆以中
絕賴韓吏部獨正之於千載之中疑作下使聖人之旨復新
今古之體分而為四崇仁義而敦教化者經體之制也假
彼問對立意自出者體之制也屬詞比事存於褒貶者史
體之制也又有訓釋字義幽遠文意觀之者久而方達乃
訓誥雅頌之遺風即皇甫持正樊宗師為之謂之難文今
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為切比事
之中過於諧謔學古之疑作文者深以為慙晦其道者揚袂
而行又屈宋之罪人也且文者身之飾也物之華也宇宙
之內微一物無文乃頹也何足以觀且文天以日月星辰

爲文地以江河淮濟爲文時以風雲草木爲文衆庶以冠冕服章爲文君子以言可教於人謂之文垂是非於千載沒而不朽者唯君子之文而已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即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艷之文焉能臻於理道今朝廷思堯舜洽化之文莫若退屈宋徐庾之學以通經之儒居燮理之任以楊孟爲侍從之臣使仁義治亂之道日習於耳目所謂觀乎人文可以化成天下也

表章論

前人

人君尊嚴臣下之言不可達於九重表章之用下情可以上達得不重乎歷觀往代策文奏議及國朝元和以前名臣表疏詞尚簡要質勝於文直旨是非坦然明白致時君易爲省覽夫聰明睿哲之主非能一一與學深文研窮古訓且理國理家理身之道唯忠孝仁義而已苟不踰是所措自合於典謨所行自諧於堯舜豈在乎屬文比事况人君以表疏爲急者竊以爲稀况覽之茫然又不親近儒臣必使傍詢左右小人之寵用是爲幸儻或改易文意以是爲非逆鱗發怒略不爲難故禮曰臣事君不援其所不及盖不可援引深僻使夫不踰且一郡一邑之政訟者之辭寡引數幅尚或棄之况萬乘之主萬機之大焉有三復之理國史以馬周建議不可以加一字不可以減一字得其簡要又杜甫嘗雪房瑄表朝廷以爲庾辭儻端明易曉必庶幾於深僻之弊夫僻事新對用以相誇非切於理道者名儒尚且杼思移時豈守文之主可以速達竊願復師於古但真於理何以幽僻文煩爲能也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章論第一篇一文旨高妙

表本作既妙豈音韻集粹作豈以音韻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三

論五

武

辨侵伐論一首

伐國論一首

守在四夷論一首

戰論一首

守論一首

二陣圖論一首

將略論一首

倒戈論一首

辨侵伐論

柳宗元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饜集作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一作私人作傷或作沒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人外必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

備三有餘而以集有用其人一日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
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詞集作
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命集作令不過其隣雖大不出所暴
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
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
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
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
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也集無也字非爲人之舉也
故私之私之故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
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
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
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
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重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

子不以帥師合此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
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伐國論

李德裕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
亡國之餘焉能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
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爲一國之所奉受集作其血
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妖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
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
鮮不爾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但已褒姒是也史蘇
所言集作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
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納慕容娣弟秦宮有鳳兮之謠
敗於五將符堅於五將山敗滅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
陳主之妹終於集作殞身此其集作禍敗之著明者矣集作也

又夏姬入荆子反疲於奔命吳人楚叛楚矣吳嬪至晉世
祖怠於爲政戎狄集亂華矣所以王珪觀廬江美人
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
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歛令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
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
川文粹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
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
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
地之光輝一作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
人能貧人能富人故一國之人思親一作無之必伺君好而
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論非道一作昌一作

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
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
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
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
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甘一作而思受也聽
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瞠而思述也逢相害則志
而警也見相親則感一作而思近也值相一作則忿而思報
也得相益則和一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
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圻鑽鑿而異也且王者之
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
之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
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
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設捨德音而耽愔愔是

聲攻而亡也周厲捨蕪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歛攻而亡也
秦始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
而近刑人一作而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
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
以守身不謹為嗜歛所攻二字川文粹故也雖得四夷自守
復何益哉或云幽王一有自為犬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
以守道不固頰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美華作小東大
加以褒姒以色攻俾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
於晉之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
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為
窺覷一作敵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
故有德者必先守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一作
四夷自守曾不防戎夷一作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

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戎雖舉守四夷之
言而未盡一作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也
敢因文字以附簡書一作之闕一作皆唐文粹

戰論 并序

杜牧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
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
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
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
峯音嶺五結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
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
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
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刃一作良弓健馬無有也卒

切羨忽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
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
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
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緣一作沿
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
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一作美華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赫
呼臙腥一作徹于一作壘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剽吳
越荆楚之饒以啖戍兵一作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焉
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
不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
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
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
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一作利

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馭疾戰此
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
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
羸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
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實之過其敗二也夫戰
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
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一作廣矣金
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一作矣此賞厚
之過其敗三也夫多衆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
而迴去眦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
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
責第來擣一作之至如鏜然將陣設然將鼓一則曰必爲
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悞駭之間虜

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款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廢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一有而已而已

一作唐文粹集本並同

守論并序

前人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洒束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文粹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鉞含弘混貸照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爲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己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侯蹇頓顛傾集作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文粹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憔悴文粹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文粹朋伍羅絡郡國將孩乳文粹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文粹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

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貨以法故於是乎闕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癩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遂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文粹作倡新唐書蕭鎮傳依同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頊軒囂欲相効者日而起

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而多款款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款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文粹作而反此非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未戒之哉

二陣圖論

王叡

矣穀子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自古聖不得已而用之仗德而行則湯征自葛乃爲帝王若恃力而戰則紂放牧野終罹戮辱春秋傳曰兵之設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復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蓋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惜民湯武七十二征本爲靜難且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聰明器量鑒人別材故曰文雄可以爲相武臣在俊傑深沉果敢決斷故曰武雄可以爲將二略兼濟則可以入爲相運籌於廟堂之上則可以出爲將折衝於萬里之外然而將相之務

在見有才力者賞之愚詐者去之如有才力者不賞則忠烈疑而不進愚詐者在傍則讒邪黨翦而爲欺如此行之則何功而不立何罰而不行何財之有遺何戰而不勝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如兩軍交鋒之際列兵無陣由人民居而無城池立而無墻塹寇盜衝擊則何以捍禦譬如蹴鞠較力猶設機便以護手足況如有兵而無隊伍有隊伍而無行陣有行陣而無竒正有竒正而無權變起自黃帝命其臣風后演之本文不越二百字詞約旨微非聖賢莫能研究太公起翦孫吳韓項並由斯術唯孔明尤盡其妙生之於心機不形之於文義雖君臣父子不相傳授近者李筌圖載八陣只言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不陳四竒變化之旨不顯天衢地軸衝翼之文將師覽之難曉今躬畫天地二陣圖明八陣八變之源爍火助陽自忘短綆廢期英傑觀之稍裨焉

將略論

前人

矣穀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去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遂斬菜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以古之儒者服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珖負櫛劔近代文儒耻言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兇人今以翠華去鄴鎬黃屋軫堯心率土之濱莫寧啓處方可論兵粗議將略矣且自罹亂已來儒道旣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凌弱以衆暴寡迭相吞噬適足以塗炭生靈構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之器能各有限劑須定等差淮陰侯與漢高祖論絳灌已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可將十萬衆所謂能將將不能將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略尚如此况其下哉楚子玉賢大夫

也亦不能越三百乘

左傳以子玉雖多剛勇終日無是以王禮故不能將一二萬人

是以王

翦能將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

大小也凡為將料敵之情偽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師之

能否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逐奔不遠

難誘也從襲不及

也難陷

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

挫其銳俾蜂蠆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

既壞伺其殆隙而擊之因變竒正以待敵整衝軸以攻險

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能及距此兵

之要也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

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袤

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至儉兵

敗皆如其言又潘潛見樊佃為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

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潛

之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栢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

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

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

之兵可以禮遇徐充之卒理須義撫斯則度將卒之明驗也

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率爾合戰

卒然求勝由聚邠以擊山驅羊而鬪虎歎期弭兵靜亂不

亦難哉帝王宜開英鑒審將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勲

大業庶幾可立夫宰制山河剗割疆宇舉大綱則易定滋

苟細則難安故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

躬蜀決沉機三二策遠成昇時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宏規

也安危之機存亡之要審諸將略可見徵焉

倒戈論

揚夔

予讀周書至武王滅紂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

惑焉以武王之聖有望且之輔滅獨夫紂旌其功於一時
可矣且曰終不復用其未然乎夫上古淳結繩知禁中古
嚴朴赭衣懷畏末俗巧嚴法不化故淳散而朴朴散而巧巧
之變萬詐生焉則內在外剛之心詭革於干戚之舞乎周
之祿七百誠曰求久然以臣臨君以兵向闕者多矣齊桓
南伐楚北伐戎晉文取叔帶於温定襄王于鄭非二國崇
示大順尊煖王室則周之社稷存若綴旒自漢而下有國
者罔不以兵力秦以黷武而滅梁以無備而亡我太宗寃
滅亡之源委房杜以政房杜以天下之大不敢決於胷臆
於是敢諫則先王魏論兵則讓英衛深謀宥法來代有準
洎林甫即明皇旣安之日隨旨順色以綈君惡乃以夷勇
暴之卒專我兵柄竟使獸心爲國禍本其爲黷亂國常褻
慢武義不亦甚乎且蒐首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

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
諸嗚呼班子之善斷不能以鉛力攻其堅造父之善御不
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將略論可得

據三國字本文
常依不可得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四

論六

賢臣

三名臣論一首

三賢論一首

諫臣論一首

近代良相論一首

春秋無賢臣論一首

二賢論一首

三名臣論

管樂諸葛

李翰

或問於翰曰昔諸葛亮推膝南陽為梁甫吟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窄窺而遺跡可見夫此三名臣者亦有優劣乎願聞其說翰辭不敢對至于再三問者固三字作不得已川文粹應之曰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目一無小者不足以論大體一無體字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况議大賢然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觀者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

則管不逮樂孔明其伯仲之間與一作且問者曰何為一作謂其

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

勤王川文粹作興周定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逮

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劔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

戴後嗣續修舊勳刑政孚於偏方威德振於中夏雖短祚

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為燕將纔勝齊師挫衄於二城

之間狼狽於兩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奔一作奔亡子獨推而

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喻莫一作其有說耶翰應之曰子

之所問一作問作者未與一作未語功則信焉一作然語才則不尔

夫才生於代功與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先當

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所一作其去就然後事可以一無

明也夷吾當既亂之時輔有過川文粹作道非之主功濟諸夏澤被

生人信為美矣然邀一作邀功事一作事讎一作讎務入之情速矣肆奢

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止於霸

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籌畫必當締

構必成事也而業亨主闇而國理一作治兵弱而鄰疆一作鄰畏

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法必

俟一作俟中原竟一作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常稱馬謖言過

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

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生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待一作徒之以

德牧一作牧之以禮捨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

事雖不成業亦弘一作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

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

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之事燕昭

王一作昔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後尚不敢侵

其僕隸而况謀子孫乎因棄祿宵遁善夫長者之言可謂

懷祿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
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川文粹以功業之
成敗斷才能之短長邪且夫運有通塞命有修短蓋天意
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
用迺大喜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川文粹濟河矣然
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湮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
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翰長兄御史君體純至之
德負經遠之才常感憤於周韓之間嘯詠於管樂之際守
之以忠信文之以禮樂蘊弼諧之大略以康濟為已任進逢
國難謀猷不行退有家艱哀毀過禮官纔元士年止中身
一作命官不登於廟堂名不書於史冊斯才也斯運
止中身也誰見三分九合之優劣離辭作燕對趙之去就哉由此
觀之斷可知矣問者歎息而退 一作皆唐文粹一

三賢論

元魯山
劉迅

蕭穎士

李華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之人未獲嗟夫遐叔謂曰無
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况察
者未之究爾一作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
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
之姿雜於顛頽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輪自以為陋此二
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遷政化端風
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余兄事
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
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一作天下劉之志
行當以六經諸人心肖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
智劉感一作戚一作物不得其政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
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新唐書於夫子之門則

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極

一作獎能一作善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川文粹

之急莅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為一作王者

作樂崇德啟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

稱是無樂也一無此四字于一作於是作破陣樂詞一有是樂也三字協唐書

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

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樂春秋唐書禮易為五說條

貫源流備今古一作古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

書為煩一作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為列傳後代因之非

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

次序續修以迄于今志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

矣元據師保之席唐書瞻其形容不俟其言而見其仁劉

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恭乎元

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川文粹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

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

志與時多背恒見訪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

矣學廣而不偏一作無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

商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為一作砥而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

蹈一作絕孤厲不可謂不知一作有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

張惟一一作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至莒英華作自

道邀使車發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

一賢方資天下風教一作由是得罪一作無憾也夫如是得不

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

公可謂名公一作矣每見魯山則終日歎息謂予曰見紫芝

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

當時名川文粹士曰使僕不幸生於哀俗所不耻者識源察

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紹宗深明持川文粹

標宇第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李豐守道而斷趙

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一作業萼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冊

族子惟岳謨一作謀道沉遠廉靜梁國喬潭一作潭非德源昂昂有

古風弘農楊掾一作極士膚一作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

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

京下嘗寢疹一作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

從曰柄一作唐書卿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

勝理必詣與談數一作終日忘反退而歎曰聞劉公清言見

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一作劉面常想見

其人河東裴騰士舉精朗適直一作直弟霸士會峻清不

雜隴西李廣敬仲一作叔堅明冲一作而粹范陽盧虛舟幼直一作質

方而清穎川陳謹言士然淡而不厭吳興沈與宗李長專

靜不渝穎川陳廉不器行古之一作人道激海高適達夫落有

奇節是皆重於劉者也工部侍郎常述修國史推蕭同事

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為德選汝南郡

軫締鄉有詞舉幹一作詞天水趙驛雲卿才美行純陳郡鼓

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李融粹微而同一作周會一作籍孔

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攄德隣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

仲敷該練故事長樂賈至幼隣一作幾名重當時京兆常收仲

成遠慮而深南陽張有略維之履道體仁有略族弟邈季

遐溫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踈明簡暢穎川韓拯一作佐

玄一作元行備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常建士

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徽一作微之誠

明貫百家之言是皆厚於蕭者也尚書類公重名節敦父

友一作友故一作舊與茂挺少相知穎與陸攄柳芳最善茂挺與趙驛

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顏蕭文一作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于一作陸潭劉避地遊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今一作無復求此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也予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云

一作皆唐文粹

諫通鑑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善色館本作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集有單字野彼豈以富貴易移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

易蠱之上九去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為集作高不事蜀本有上字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尤之古本無之字不終袁本注依絕無也今陽子實一疋夫趙德本依陽疋一有之天子陽子梳本無此二字在此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之待之不為不加集作知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集作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集疊言字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

人有去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且乎辭尊
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
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
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祿秩秩集依不爲卑且貧章章
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
惡爲人臣招音其君之過而已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
不得而知焉書曰尔有嘉謀喜猷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
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
此者也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表本所謂惑者
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之一字有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
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
其行詎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
後代知朝廷有真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

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信

集作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

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

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其本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

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

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

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闕本

不以廉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

孔席不暖黑突不黔表本依孔席不暇彼二聖一賢者其不以

集作自安逸集作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

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自補其不足者

集有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

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

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獨集無役於賢集作以奉其上矣若

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者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

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聽集作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

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

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

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諸人也且國武子不得能

善人而後盡言三字集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唯善人

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

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將不能集作為善人乎哉

近代良相論

李德裕

客謂余曰陽子法言有重黎類騫類子名犯二篇品藻漢之

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傳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嗟君同

體四海之所具瞻集作思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杜稷大

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常

也唯且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

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謬

諤救其患難而已雖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

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於顛

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庭集作

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

二后有信讒邪之患集作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

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集作可謂得宰相體矣近

世真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凋藜藿由其不採貴

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此

故右僕射鄭司徒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為寶也廉而

不剋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集有通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兩

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好古洽聞應

變膚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集作勤率奉

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

此謂故中書常司困于集作艱此謂故中書王于集作艱此謂故中書王于集作艱此謂故中書王

翻長鍛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歿不瞑號

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中書王余亦同病

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

稍息以俟知音耳

春秋無賢臣論

孫郈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

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

周義猶大父也夫為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款父孝於祖

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款諸侯忠於天子則上下有序一作忠

康又四方一作天今秋春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

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

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

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川文粹恩遂使姬周削弱

祀號而已相文雖以為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

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于時風教

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為木鐸歷國

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

不可訓慮後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

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七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

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恠謂春秋

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哉予為此論

警衆士大夫多緝之遂聞駸駸駸微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柰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而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盍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二賢論

揚夔

子貢以管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于宣尼宣尼以管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爲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下蓋譏其僭上偏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父亡於外自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求其治及叔牙言夷吾知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叔之助隰朋之位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國之

疆有藥高之侈時非曩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弑也能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曉然商其短獨立讒誦之伍自全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隰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篋而朱紘孰若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坫孰若一狐裘三十年矧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四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諫臣論今雖不能及已此下袁本有陽子二字
近代良相論將相袁本作良相不失其政袁本作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五

論七

臣道

樞密論一首

材之大小論一首

四維論一首

辯迹論一首

明贄論一首

三不欺後論一首

近代節士論一首

舊臣論一首

謀義論一首

三惑論一首

誠節論一首

樞密

舊唐書論并序

徐彥伯

時公卿士庶

舊唐書卿士

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所陷

伯乃著論以誠於代其詞曰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千里

適之禮亦云川文粹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

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為大也知言之

為急也精微以勸之典謩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

者何可不循舊書其詰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

君子之樞機也動唐書則物應文類物應則得機

失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

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心之志

也唐書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

鏤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三復於白珪唐書子九疇於

洪範良有以也是以倚掖瑕玷詳黜唐書躁競審無恒

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說道不由

裏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思慮微形

唐書破金湯之籥伐唐書禍亂之根用占囁為雄辯唐書

作用語以為號呶唐書為令德至若梧官問答荆齊所以奔

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殘蔡僕繩息媯也亟招甲兵之

戮鄭曼園宋唐書卿也而受晁護之誅史遷輕義終

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鱗凡此過言其流非一或

穢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且其心或脂膏其體唐書挾

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寒唐書

韓唐書臯聚音龍也群吠得死為幸何修名之立乎雖復伯玉

沮頰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沒齒於李

章曹瞞齧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又云終

身為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

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

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

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謩明之訓則上言者

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春詰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鍾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周唐書公之言也。出為金石孔唐書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滅孫之言也。是謂德音。諸川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喻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韜哉。豈不休哉。但懋績遠大。唐書作懋。探大猷。川粹粹。茂績遠世。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定唐書其交。以後談不趨。趨唐書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纍。唐書作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保茲終吉。唐書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已患。終日言不遺已憂。如此乃可矣。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材之大小論已見三百六十三卷

李華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蘄耻為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蘄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耻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為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為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蔽惡為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為不義而不為乎。雖不從枉與羞為非皆然也。集然則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為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由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為道。得之斯為德。履之斯為礼。誠之斯為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為維也。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

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耻其果存乎廉與耻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而而文粹作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辨迹論

劉禹錫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汙隆集作視輔臣之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循而已矣二公奚施為余愀然曰三三之道猶夫循環之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間耶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尸曉為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集作粹高川文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始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宁而歎曰得李靖

為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為慮居功之為慮也古之為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崇重失畏偏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籍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耶心相見久矣夫豈歸小信而要耶道相籠久矣其後李敬玄擅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規上材以尸曉之迹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

孰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賢論

前人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在上臭達于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曾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絕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鄉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衆高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為大夫捨雉

而執鴈其志也隨之故

集作

耿介之名不施於

大夫矣况其

上乎然則為士也不思雉之介為鄉也能思羔之禮歟

今夫或者不明分

集作

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嘗直

者是必得志而給其許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

肥其德矣曾不知許當其分

集作

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

所則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鄉大夫之善猶喻君以

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

集作

苟推分

集作

明矣

求行賞之僭濫得乎

三不欺先後論

呂溫

昔宓子賤為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為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為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為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窮理而語固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衰

亂之魯而邑偪強齊仗義爲城池倚木爲干擗當鯨吞之
大敵鷓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倦乃無
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陽運於無言
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
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靖恭爾位集作役智利物飾躬
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
洞照如衡誠懸是則求人而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
當戰國之際集作而克修茂績身爲集作紀律言有典章
剛包其柔威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大烈人望
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
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
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伯
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

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資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
誠而棄智誠未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
亂將起不若兼集作而行之迭收其効一之日二之日刑
明威力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
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使人感而不忍欺
以寬濟猛同二氣之集作和平自邇陟遐比三才之集作
其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致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
統其宗極而姑文粹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
霸不同年而語矣

近代節士論

李德裕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
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
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唯諫議大

夫鄭昌怒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所訛挫上書曰山有
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
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集作之私
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惑鵠遭害則仁
鳥增遊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
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作蜀本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
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
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集作薦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
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
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群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夫正言無
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貫高竟能以不死白王而高祖
賢其然諾戴就集作戴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

寧恨於不食陸續豈辭於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
爲酷吏所逼終不訕服辭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
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以輿疾遠
竄溘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
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
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鉄鑽全性命者尚十無一二集
况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恬然安
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又何貴於名節者哉

舊臣論

前人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
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外繇益稷
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
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之規况高祖之道昔

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先生豈爲已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焉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蜀本降居相位者皆覩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倚擬先王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謀議論

前人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何如集作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外是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誅所由生主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闕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既集作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

篤於禮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

亦無高位余門客崔權其世叔即來廣平之維私也崔世

犯廟又嘗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

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

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寥郭廣大莫見津涯味

之既深思集作意愈密代公嘗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

慮必精遠則崔生集無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

其言可以知其身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三惑論

王叡

炙轂子曰漢史載揚秉能三不惑歷代以爲美也然三惑之中利病各異論曰夫惑於酒者敗賢能損道德廢家業顛狂致疾生於身軀夭折壽考故須誠於過度也且阮籍劉伶陶潛畢卓皆惑於酒悉無所成至於得溺酒名而已

夫惑色者壞禮樂損門風傷殘形骸耗蠹金帛怨雖不歛於夷夏政且有妨於霸王齊桓內寵如夫人者六姬外嬖

豎豹

疑作貂左

雍巫

即易牙也

衛靈同斛浴者三人內愛南子

外淫彌瑕之類是也夫惑於財者小則亡身破家大則辱先滅國聚瓦臺之錢積巨橋之粟培一作胎拾一作拾外惟利是求盜璧攫金刑戮不懼而又必厚於已而薄於人則義不及於宗親恩不加於左右如此必不得人心而失衆情孟子曰惟恩足以保四海不惟恩不足以保妻子故君視魏如手足則臣視君如仇讎書曰撫我則后雲我則讎斯之謂也苟專利矣則嘉言令敵弗得聞矣過謬錯誤莫得知矣近侍者傳刃以懷憾疎遠者聚謀而待豐憾豐一發身首分離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軀賄故也又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則三惑之甚其在茲乎昔漢祖使隨何說黥布歸於漢

布既謁漢主倨慢布悔來款自殺及就舍供帳與高皇無

異布乃大悅燕丹之奉荆卿也子女玩好咨其所欲然後

渡易水不以爲寒刺秦王視死如歸夫黥布荆軻雄傑之士

也猶以服饜聲色變以移志况今將帥士伍乃中才之士乎

若不結之以信義厚之以恩賞彼安肯效命死節爲貪鄙

恠嗇之主哉故士有言曰爾之財賄尚惜我之性命詎可

輕捐古語云使人造舟車猶豐酒食冀彼竭機功疑作則

舟無毀溺之患車免顛覆之憂今驅策賢能駕御英傑飾

甘言以誘掖矯禮貌以卑和欲其盡赤城竭計策其用飽

密以誇賺嬰兒曾不知聰明之士見其肝膽鏡其詐偽亦

持虛以待虛設詐以禦詐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衆

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項羽玩印賢豪叛去曹公慢易天

下鼎分是知三惑之中酒者致疑之可矣色者放之可矣財

者下愚之醜行也致疑放逐刑戮所宜加投畀豺虎投畀有
昊以謝于衆矣

誠節論

前人

炙轂子曰漢史著誠節立名之士謂其能執一不同死義
不顧雖湯鼎之威霜刃之刑不能脅之故節義彰明顯於
後世無存則愧於英俊沒無則果疑於神靈湯湯
然偃于暗室之中堂堂然行於日月之下卓爲人傑乃有
節有義之士也夫能如此者亦賢哲之一體客曰誠如是
無乃滯於變通而能成功則拙疑杖節死義可矣旣不能
杖節死義又不能變通成功此謂之偷生無耻之夫昔李
陵降匈奴欲要成功致老母伏誅妻子棄世斯始規變通
而終爲負義且臨患難履顛危雖商賈小人屠沽賤品猶
能相拯於窮蹙尚乃任情於依託矧乎項章甫冠拖縫掖衣

口誦先聖之文冒懷德義之典目曰儒士而無慷慨之心
不有風雲之操亦何以見分明之男子磊落之丈夫昔如
敬通不修廉隅杜篤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
梁而黷貨丁儀貪婪而乞賄路粹哺啜而無耻皆文儒之
所賤貞介之所羞夫士無信不可以立身無義不可以立
名無節不可以成功無忠不可以成事四者不懷則情同
犬豕行比豺狼安足以齒於人倫哉客曰先生斯論不亦
傷於疾惡太甚乎對曰嫉惡不甚則好善不篤若見惡不
能去則邪佞之人群臻知善不能用則賢良之士引去苟
懷誠節安得不嫉諂諛今公鄉席客蔑馮諶毛遂之忠誠
侯伯幕賓肆李園祖珽之欺詐或受賄賣主奉越以是吳
或首鼠兩端觀成而望敗窮其操心姦宄遠蔭戚施與夫
誠節之士執一不回死義不顧者亦何遼郭論未已客曰

若乎先生之論誠亦富茂迺歛衽而退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辨迹論劉子荆本作劉子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六 論八

政理

正名論一首 從道論一首

辨名政論一首 質無誠論一首

原仁論一首 治論一首

創守論一首

正名論 謝偃

有弘文先生稟氣冲和資靈傑秀理在微而必察言無賸而不探加以體局疑沉風格峻遠蹤班馬而高出嗣顏冉而委蛇于時日暖朱庭風清紫陌長廊赫奕高閣陰岑先生方該秘紀於千載釋疑滯於萬古於是席長筵列髦俊散縹帙布青編簪纓畢萃綺紈咸集乃有以司鎧丈人戎服而至蓬首垢面頰削背偃左挈戟右提鞬頰汗蒙塵不

讓而坐先生逆而目之顧而誚曰夫杖者位之基器者名
之實苟有叨竊必悔必臻當今天下文明會昌御運舉宇
宙以寵疑作籠物馳日月而燭幽忠槩盈朝鷓鷯成列是以
鳴玉曜蟬者耻方於周召被堅執銳者羞比於韓彭至於
探擇人倫摺掖要言有美斯達在器無假文武異容正一作非
位辨方朱紫無雜人能授用咸得其所是以山無逋客野
絕遺賢方欲闡文儒銷鋒刃陳俎豆散牛馬肆志於禮場
遊心乎文囿大啓石渠之署廣開天祿之門搜寰內之琳
球擢天下之杞梓旅之於東觀會之於北閣考往聖之遺
逸正先賢之紕紊欲令微言隱而更顯至德晦而復明然
後草封岱之儀備射牛之皮疑今子齒既盡矣形又槁焉上
不能貢策獻奇折珪分祿下不能收視反聽養真存神以
螢燭之末光而方增耀於日月消滴之微潤而疑浸於

江湖其於餘生固一勞矣猶不免佩絃荷簞坐甲操鋒見
長劍而折腰對危觀而屏氣以茲疲朽預此戎班點汙我
文門虧辱我宰塾顧瞻傳素能不惡乎丈人於是俯而慙
仰而謝逡巡避席斂衽而對曰僕聞用捨時也窮達命也
物固有欲而不可棄此盖有力者走之豈在吾之所筭也
且夫苟非其用則周孔無以措其心當其所能則犬馬猶
足効其力今請正名改服從子而遊可乎先生曰噫子其
不言幾失子矣苟能易位余何簡焉

從道論

李翱

中材之人局集作拘於書而惑於衆而集無字傳言遠衆不祥
書云集作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翺以爲言出於內集作口則
可守而爲相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
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集作然而非之

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警言皆是耶集是之然將是之
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
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
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視集利者心非而
是知故所以集大道衷是非汨人倫壞邪說勝庸可
使衆言必聽衆道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咄咄集知道者
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
人三其可以從乎况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
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猾者之言勝而君子
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同
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默小人
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
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獨皆事勢事牽之豈心願

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

集無一伸而邪者集無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

下者言貴從而不得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十集作

人和一人和集無此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集無此雖欲言

之群而訖之矣當是則見在是集無此和者人之喜默者

人之怨集作吾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遠道而從衆乎斯以

辯之集難易而較集是非也集或曰衆可盡

而不可從不知乎集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

吾非衆之首衆非吾集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遠理

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遠所謂

君子者進退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

集在此而已矣

辯艱正論

牛僧孺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爲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待數
十百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強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歡
也似云強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
百年余愈恐後之爲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道
利潰潰然無指歸已請權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便國利
人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鞅之政必可以強國富人也而
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人足怯私鬪而勇
公戰予則不知皇帝王伯捨此何爲君道也且帝如軒轅
虞舜乎斬蚩尤而革格集作有苗是不欲強其國歟王如夏
啓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崇是不欲強其國歟伯如齊桓
晉文乎脩憲政而蒐被廬是不欲強其國歟况秦之患者
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一作強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爲而
成君道歟况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謂皇之名

優乎哉王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
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曰昌捨時而就名者曰亡宋
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時者徐偃之亡慕仁之名而失時
者魯隱之亡慕讓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
先富人強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
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
王人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始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皇
矣乎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矣曰富之
若此則夫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道非
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若如此又
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年也或曰子云如有王
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
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舟朱焉

舜之有道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朱也舜之道宜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末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飢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柔嘉之食遠其期而紹飢人邦危人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強國家予皆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不知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質無誠論

前人

周衰至秦漢大道根蠹詐源汎別姦稔難紛不可救止往徃見強國質小國子弟死爭有疑於諸侯亦邀子質之與爲膠固春秋之時晉懷質秦而逃歸自立也六國之時燕丹質秦而怨由生也兩漢之時隗洵質而囂再叛也頽風蕩蕩事難殫記豈不由信不以信信之而以質質之以信

信人而人信之以疑疑人而人疑之且彼以信矣而我要其質是疑無信矣我以疑疑之彼固不信則質無有矣故記曰殷人作誓而人叛也周人作會而人疑也作誓會勸人叛疑也人疑誓會而叛之况質其子而人疑之則非誓會之比也且君臣之道恩義也禮義結其外父子之道天性也慈孝結其內離其內求其外割其天性拘其恩義是不若兩全其道內外恩親雙得矣若空勉彼不得親其親而固結之是不知彼不親其親而怨矣是又質之無益矣昔有孝如曾參者不思離其親豈可以割之慈如卜商者哭以喪明豈可以奪之忍如樂羊者能食其羹又何以質之夫天下愛義者少愛親者多能從人者少能從欲者多故質而求誠我之利少因質以生怨辭者多矣昔樂毅下齊人有告其叛者燕昭猶能備禮送其妻子何也燕昭信

毅毅必不叛也苟或以叛質之無益而生怨也奈何秦漢之時不能以至信信之王道尊之導之不能奉順以討之討之不伏退加修德以柔之而務質其子脫禍疑之失所則賈怨而生禍禦之得所猶以離其親親非孝者治也於戲此秦漢所以至誠不浹於天下矣

原仁論

韋籌一作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決其仁英華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視生民以天下襁褓一作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處而仁英華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家家一無無人也微謂湯有以仁殷有人矣一作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英華意故曰

一字無無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一作皆川本文粹

治論

牛希濟

有國家者未嘗不思治孜孜焉求才汲汲焉用人官無曠位命不虛日多不至於治者何哉盖不知重其本也夫重其本莫若安人安人之本莫先於農桑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未有不須衣食以資養其生此情性之欲一也故率官卿以躬耕於十畝非獨致敬於粢盛也率嬪御以親蠶於繭絮非獨致美於黻冕也皆所以先民之教化也下之人必曰王者后妃尚勤於耕桑余何人哉若天下之人皆相率以耕織為務則穀帛可指期而取穀帛既賤人各足其所欲所欲之大唯衣食而已不飢不寒則時無怨嗟時無怨嗟則和氣充塞則焉有不豐不稔之歲既庶且富然後

仁義相及王道可行方困飢寒而能至於仁義者雖淳朴
之世君子之仁幾稀矣今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蠶也
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
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劔器在焉職官之祿廩資焉吏人
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足上下百人欲不亦難
乎僕嘗客於山東寓於民舍觀其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
求種睦胼胝手足朝昏引頸以望膏雨借貸以成其饋餉
筋力竭盡於硤确汗流于背一作忽以霖霖日熾其皆疑作背
無不黧黑及婦人之爲蠶也髮鬢如蓬晨暮憧憧高條長
梯蹈險履危推女嬰兒目不暇顧歲時之成否斯在外矣
其五椽登於場圃也未及簸揚蠶之爲繭也擇未盈筐犬
吠喧曉悍吏繞於居烹茗飫食然後乃曰若平官之常也
若干歲之通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從我他日

之役余無庇爾焉民由是懼其督責之急憚其恐脇之言
無不強足其糶粟之熟也糶食未飽蠶之績也家不及絲
縷殆不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父子拱手屋壁相顧而坐尚
使不爲盜不爲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役於鄉豪
不爲汙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故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
飢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誠哉是言且古者四人各業以
成其國士世其詩書農本其耒耜工傳其繩墨商積其糶
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耻趨時捷急之辯者
固獲用於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若疑作時弊工之屬也亦
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於時若關禁之賦薄
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疑物以中之時如不我容捨而之他
邦非劫取加諸之力不能爲患農則不然父母存焉桑梓
在焉妻子居焉懷土之戀居亦可知使盡室以往曰避煩

賦他方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之世士亦爲商
農亦爲商工亦爲商商之利兼四入矣審利要時一中百
得易於耕織人人爲之故諸侯廢人亦爭趨之矣且四人
之中其一爲農亦以爲鮮矣加之浮食之衆曷可勝紀其
大者而有四焉自纒達于閩嶺豪右兼并之家或累思進
達其身或求時世疑以庇鄉里者多以其子納於黃門俾爲
之時且北宮之中唯有四星蓋上以備左右灑掃之用國
家自開元天寶以來中官之盛不下萬人出詔旨使于四
方或持寵錫之命宣慰勞之恩千里伺其聲塵侯騎從其
所欲絕情於親愛抗禮於君父不蠶不農受愚頑之施捨
亦有積蓄寶貨爭名競利出入乃權倖之門指揮愈僕隸
之忠庸夫者一也道德之士反

爲謗議實可顯加甄別用求其道此爲弊之深者二也即

有衣紫帶金形貌魁偉酒食以招於交遊僕馬以溢於巷
陌擣博擊毬以爲之業自六軍遍于四方或擊毬一入于
門中天子喜悅拜爲上將或都城會府惣統繁多阿黨小
人撓于王法其目儒者勢欲吞食竊比仇讐曰我武也文
武之事墮於地及問其日月風雲孤虛向背鐔鏐之所干
戈之別三和六鈞之制一沉一浮之財九地之所宜五行
之制變攻守之難易進退之是非莫我知也已失其爲武
然用之爲將欲寄國家之成敗生人之性命其可乎况復
喜怒以刑人視人如草芥嚴暴以及物唯物之利已以至
於流亡以至於敗亂此爲弊之深者三也復有製儒者之
冠服習儒者之威儀語不知書百行無取亦有耳剽心記
之學多背毀於冠蓋之士其誑不達我能是也又道不是
者以勝謗之敗俗倨傲之儀咸致遊官於州里其官也用

刑唯嚴納賄爲能狡譎之防爲長其行也摠佞媚之術輕
折朋友交結邪僻附近左右炫酒令之奧恃博奕之精諸
侯遇之曰奇才也能狎宴昵吾與之私焉車服器用無所
愛焉或引之於賓佐委之以紀綱授之以守人必盡刻削
之能致聚散之力亦有薄通文藝充飾狂妄升之於府政
可知也薦之於朝時可知也冠章甫履周行望之君子哉
乃小人也大凡小人之屬非高名厚祿貴胄之家而無之也
負敗之列行君子斯君子也軒冕之上行小人斯小人也
率是小人在位爲法必苛爲政必僻肉食之外耗蠹齊
人此爲弊之深者四也吁皆遊惰無業賦疑作於國害於
農之大者自餘瑣瑣亦易驅除耳然世無士不可以爲治
世無民不可以爲國唯明主擇君子之人有輔相之才深
治理之道與之爲政先簡其事則疑省其吏則人易以安且

今吏屬太廣實擾於時古者以十羊九牧不知所從今十
羊百牧矣啗食之不足何從之疑事夫事簡吏省然後可以
愛惜農人盡歸其時什一之外除其賦歛驅彼浮食游手
之衆使歸田穡即倉廩必實天下之民食斯足矣冠婚喪
祭車馬第宅尊卑之制皆歸諸令式豪民富室不得衣文
組金玉帷幕不得用繒絲茵褥不得施錦繡自宮中至于
王公之家咸遵儉約無使枉費尺帛則天下之民衣斯足
矣夫如是化之於道執有不以從或曰斯論也乃耳目之
常夫儒者之言由人之食若今日之食已明之日以爲常
欲不知致而不之食可乎况高祖太宗得天下之初從魏
文公之言以王道爲治不三年而化成立國之基斯爲遠
矣今復用其道莫若用賢良遠邪佞重農桑禁游惰廢不
急之務足可疑丕復祖宗之耿光堯舜豈遠乎哉何獨治爲

創守論

楊夔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房對以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勦劬所以見創業之難矣魏以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則創業之初雄豪未實生民嗷嗷唯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豐而起觀覆車之轍焉肯更循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亨天地猶象龍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聽用人若不及從諫如轉圓勇於得而悚於失冒履鋒鏑涉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為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霽山河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

懾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為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俟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秦自逸急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情者則幾希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隳夙志以壞大業而況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已以順衆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昊也愬而論之齋飢者易為食其創業乎醫者難為藥事其守文乎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六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七

論九

釋

明道論一首

梁武帝論一首

食貨

戶口人丁論一首

平準論一首

食貨論二首

貨殖論一首

釋

明道論 并序

傳緯

緯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曩
 法師著無諍論以訛之緯乃為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略曰
 無諍論言此此一作有知一作三論者雷同訛訶一作恣言罪
 狀接歷一作毀諸師非斥宿一作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
 懷而競獨勝方與一作數論更為讎敵讎敵既構諍闔大

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聚集
答曰三論之興為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
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清源流而不擁玄風闡
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
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豈能觝望於其間哉頃代澆薄時
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象心漸染英華作舟成俗遂迷正路唯
競穿鑿各肆倚據營一作造枝葉英華作非徒繁本源日翳一師
解釋復異一師甲一作更改舊宗乙一作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
捨一作捨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想而用之心無的準擇
而行之何者為正豈不渾沌傷竅蝮蛇斷手一作樹雖復
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鱗當之危同毒地之餅矣其所一作於
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
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觀緣則一作爾

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
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即事
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而有一一作何嫉詐干犯諸師且
諸師始一作所說為是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為衰
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小
有大四字一作首大小備在聖諾大乘之文則斥其道一作小道指今
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此則褒貶之事從佛一作弘
故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可一作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
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怕性失
理之徒率皆有此豈不一作可以三脩未愜六師懷恨而蘊
涅槃妙法末不宜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悟自
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以異或有辭意相反有心口相符豈
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遠而內平

等讎敵鬪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畏耳無諍論
言攝山大師誘進化道則不如此即習行於無諍者也導
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之典盛於茲
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得何必排撥一作拂異家生
其恚怒者乎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
之心說於中論不一作亦得諍固知諍與不諍不一作無偏
在一法谷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實未哀其節彼
靜守幽谷寂爾無爲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志語嘿物無
間然故使一作使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敦暢地勢不能
一作然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容唇吻縱橫
之士奮鋒頽勵羽翼明目張膽被聖執銳騁異家行別辭
一作鮮規伺間隙邀冀短長與相酬對權一作權其輕重豈得
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拮據同異發擿疵瑕忘身而弘

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爲病蓋一作蓋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
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爲法師所責邪法師又言吾願息諍
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不在諍與不諍讓與
不讓也此語直是世一作人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
勝若爲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
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
可成實三論何事致幸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
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不偏在一法何爲獨褒無諍
邪詎非予楮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矣非謂所
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言
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
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賊勝負之心不忘
寧不在一作存勝者乎斯則務務我爲得存他人一作無之失

耶有取捨大生是非便是增諍答曰言爲心使心受言詮
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
心告僞以使口口行詠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
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
曲陳教誡深致防柱杜一作說現在之殃咎叙將來之患害
此文名著甚於日月猶在忘愛軀肩峻制陷湯炭其齏粉
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依而迴首革音耶若弘道
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
亦無所苞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
人之教也已得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我一作
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示一作於彼於此
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通夜擊柝瞑目以爭得失儻
氣以求勝負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

空耳何意不許我誠一作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鷓鴣已翔
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夫夫當弘斯道矣
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諫諫一無諍者此
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
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于此
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
來不諍是物之真矣答曰諍與不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
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
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後望則爲後而前後之事猶如
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此一作彼此之名的居誰處
以此而言一作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恒專
守一作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
入牢穿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

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不爲也善惡不能
偕而未嘗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未離
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枉枉一作之不脫膠粘膠之難離
故殷勤教詔示一作備諸便巧希向之徒志求之一作類雖
麟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反覆髮一作遐路勉勵短晨且
當念已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也而一作言我聰明
我知見我計校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爲踈矣他人者實難
測或可是凡夫真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
所應觀安得肆習襟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已而遊
乎世使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日在在天衆水皆見清風
既至群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
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此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爲
非無諍爲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吾曾吾俱申一無取

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唇
舌消晷漏唯對於明道戲論哉糟粕哉必欲具且一作考真
僞鑿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
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詎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
妙矣

梁武帝論

所論出於釋氏故
全以釋典明之

李德裕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其禍甚酷以
爲釋氏之力不能極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六波
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
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戒其不
貪能自微不有其寶必不貪集一作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
知足翊城之不貪爲寶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爲妄
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斂

氓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役不止杼柚其空閭位
偏方不堪其苦集依以此邀集依福蜀本依以不其悖哉
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食貨

戶口人丁論

杜佑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
日美哉庶矣仍一本依子日庶矣哉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
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故知國足則人政一依康家足
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
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贏而
國貧不其然乎管子曰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者大賈蓄
賈蓄家之所也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
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不一依救時弊昔東晉之

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
庚戌土斷之令則國依二字一豐俗阜寔由於茲其後法制
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効著在前志
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
萬泊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
矣自平陳後又加其時承元魏之亂魏亂周齊分據暴君
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墮紊奸偽尤滋
高頰覩冗俗沉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
於是一無此使人知浮客謂避公稅依強被強家收半本
一本之賦為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一字無數其信
後行其令蒸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之儲遍於天下俗康
人阜俗康阜頰之力焉功伴管規一依葛道亞伊呂近代已
以一依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之一無字中有戶三百萬至天

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仕任一作多在藝文才與職率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訓事之道幸此一無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群胥貨賄行于於一作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吐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而一作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昌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吐皆破一作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極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荐興浮冗之輩今則衆矣徵輸之數亦必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一作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

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沉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此矣古之理人爲一作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教敷一作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一無此之制維持其政網紀其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究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一作皆通典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於

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爲務歧路多端每歲所
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
方布思之背叛劔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
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飢兇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
之固蓋是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創業作程
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
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筭蕃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
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致一作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
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歛厚則情
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爲獨夫啟辛胡亥是也今
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
要一作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涸而復沉五字一作夫
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歛歛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

寧餽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
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
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
日未有直歛人之財而得其無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均
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
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爲邦之所急理道之所
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一作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
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
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與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
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有蘇綽隋氏有
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
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
利而一作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邦正

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略。蠶致理之規。一作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幣。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致於一作致罄竭。更仍貴糶。一作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如此。農人有利。一作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窮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難矣。往者一作在堯湯水旱。沴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歛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衆廢於。甄殖者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沉而國危者哉。

一作皆通典

食貨論

柳芳

論曰。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肅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己。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無失。自後。賊頊重豪猾。兼并強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多。浮寄於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於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衆。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

然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懼師旅之不供流備之未復思覩
奇畫之士以發皇明盖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開
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
出數年之中獨立群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而无
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於是楊崇禮
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獲終融
死且十餘年始用常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與功中人
主脅權相滅為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內左為暴
橫人及思融失大凡數子少者帶敎使多者帶二十使判
官佐史遍於天下天下客戶倍於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
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葉疑人賈害豈天道斂歟
夫先王收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
害也所以哀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克用又禮記

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苟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
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
國竊王者之柄以徇己奪疑其長紫以鼓天下於是權
歸掌握利出曾臆呼吸指顧舟車沸渭於萬里之外矣狙
詐既騁拱袂而取公卿竊富國安人以爲受紆青拖紫以
爲賞名實不其爽歟且君以安人爲憂而融輩擾之矣人
以豐財爲利而融輩竭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歟而數
子方自以爲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
於泰山及其死之疑道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
以立宗之才業爲中興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窺其
餘烈不顧萬死者貪爵祿也盖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同前

李德裕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

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
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集作領其集作
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爲之賄聚貨者所以得升矣集有操
其竒贏乘上之意集作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
所以得進矣二集作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
其實賂多託賈人汙吏處之頗類牧羊而畜材養魚而縱
頗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
日蹙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集作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集作
山之罄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爲非楊雄以權酷與數稱其
職者必能集作按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
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下忍爲也卜式
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

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爲之甚慟集作哉

貨殖論

前人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
迴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子之養父
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
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世集作
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集作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
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猶謂之真人况兼有榮
耀乎後世雖有賤之者如用鉄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株
無害於其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
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
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
集作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集作以技

葵皆爲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
壽則壽窮達壽夭皆在彼蒼而皇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
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
而已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戶口人丁論浮客

通典作
爲浮客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八

論十

兄弟賓友

兄弟論一首

正交論一首

臣友論一首

賓客論一首

兄弟論 并序

常德志

余以天倫篤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懷在物無踰嘗讀
陸士衡之兄弟文懃懃懇懇未嘗不廢卷歎息向其爲人
而世人云陸機兄弟同居以之爲異傷哉斯固異其所稀
見也將恐悠悠千載不無此感疑敢託陸之旨以作論云
客謂陸平原曰吾聞天降地騰夫婦之情見矣星分岳列
兄弟之義存焉是以聖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極下順人情
故使判合爲同穴之親昆季有異居之道斯則人倫之大
典豈作者之謬陳哉而子大夫名爲習禮伯仲無門庭之

別室家匪琴瑟之間雖激揚風俗獨爲君子遠道任心將
使先人事也事不師古蒙竊惑焉豈有說乎願聞其旨平
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謂末學膚受曾莫是師耶如吾子
之談必且輕於身而累於俗以獨不聞夫六龍方駕斯有
御天之功駟馬班如

是故大鵬之始宛轉北

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

遂能負蒼天

而遊罩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
千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棟棟分離遂與
沙麓俱崩坳塘陸子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
易爲功離心者難爲力在物猶爾而况人乎然不善其莫
大於不睦溺於情者薄於義寡於私者豐於道故北鷄晨
鳴三賢孛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故名賢之所聞豈烏有
之談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

擬山岳而更重雲蛇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鶴鴒載飛急難
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爲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
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天地大矣
哉請爲左右梗槩其說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天性生之
於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閭牆不妨於禦侮
踰里猶惜於伐樹馭朽則須洛而歌鸞子則啼泣而道斯
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辰從容末歎而
已是以四鳥禽也不能各離別之聲三荆木也不能忍分
張之痛矧在人流有覩面目析枝分骨如何勿傷至於夫
妻之爲義矣非有血屬之親譬猶風虎雲龍騰嘯相感至
如髮彼兩髦結歡二族加有共牢之禮終爲同穴之親斯
亦未爲輕也然而德在聽從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
命不可以託六尺之孤况有棄姓無常拂衣再醮至如買

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讚移天德均惟
鵠孰能長蝨斯之羽翼茂芻藿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
子動無失德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
蘭無替夫妻和於晷鉉兄弟穆於清風綠衣無燕燕之悲
角弓匪駢駢之歎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
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
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斂迹井蛙慕燕覩
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枝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儀平章百
姓其在白屋黃冠草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容至有同
衾共席推黎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闊白刃交
前弟瘦兄肥無胥遠矣爾其負于怡怡揚名以顯高視風
俗長揖搢紳斯又足爲樂也而無賴之徒不思其友或溺
於私愛弃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地勢錫珪分竹奄有山

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拔塞我本
源竟而青蠅飛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勺撫劍共
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關虵鬪之妖九合一巨猶見蟲沅之
禍鬼神不勝其酷生民不勝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謬哉又
有里閭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過於蓬華咀嚙不越於糟
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蠶介側
目切齒遂使蓂爾箕帚蠹爾孩童萋菲其章成是貝錦於
是乎分裂蝸角秤競鴻毛骨肉爲行路之人兄弟無陟岡
之望痛矣悲矣何必情矣宮之竒脣亡之歎深可撫心王
叔治斷臂之言足爲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謬也如彼遠乎
得失豈可同年而語哉是知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靜言成
敗則可得而論何則存亡之道若行邁之有途得之者安
於廟堂失之者顛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鷄連貔虎

搏噬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沒而斷泰山可蹋而覆
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得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以
水泮毛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爲之迴
車言談者爲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勁哉固以天地
所不容人神所同惡者也斯乃在和不在衆在德不在強
商周之不敵亦所聞也假使驅長狄駕遺風來萬附輿慶
忌參乘劔子飲石長劔挂頭疑作冠雞佩猴拖象拉兕然而
使知超九折跨三危浮呂梁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必亡
何則道之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輯穆雖使要離策杖
不占緩步同流九逵容可危乎近者劉荆州之意氣表激
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荆揚鞭笞河朔猛將屬於鷓鴣謀臣
盛於雲雨從容嘯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以震懾人靈熏
灼宇宙者既而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痍寔生蕭牆糜潰

天道與人共往生人與草木俱萎雖墮於曹公尚無肝食
之暇安得馬上而舞哉斯有惑之甚也豈如稷契昇朝同
心同德魯衛爲政雖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洋洋盈耳卜
代卜年之祚悠悠無極是知管蔡之王食不如夷齊之餓
死君穎之萬不如延陵之退耕詩不云乎彼令兄弟綽有
餘裕一作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善哉言也吾儕間然今吾
子以同穴者重之於天倫異居者成之於行路是見詩人
之糟粕未覩宮牆之室家固未可與適道也若以骨肉遠
而爲疎即手足無心腹之用判合近而爲重即依囊爲血
屬之親若衣裘附體而可離手足遠身而可絕此則室家
之不侔於兄弟固亦明矣况依者之意有異是乎夫異居
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死反故傳曰昆弟一體又兄
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何謂異居同財者若委支體於

行路阻天倫於胡越固非其所謂願聞也且余聞士龍少
遭閔凶攀風樹而興歎懷仁義以罔極零丁齟齬霜露摧
心契關九夷更相爲命常恐黃耳蕭條白駒超忽洞庭木
葉零巖花落無時雖復飲啄相依光華未著跼天踏地每
心一作深慚德反于兄弟何日忘之將謂吾子有以成教而
反問我彼以流俗祗足以攬其心慮非皇所於吾賢也於
是客赧然而起曰僕固小人無聞至道雖生堯舜之代未
登孔丘之堂苟有胃而無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義之
外身陷泥塗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見覩博我以兄弟弘我
以禮經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慨慨焉道周仁義之鄉而
今而後謹聞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調陰陽化風俗播
清猷於緇素垂今範於黎甿橫之於天地而自安處之於
生死而無慮者其唯兄弟乎

正交論

李華

上古無文鮑於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哉至於善惡分利
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疑天縱也亦
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爲左社無歸生之說屈建
則叔舉死歟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吳是也小者全宗
族聳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
柩慟色由是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崇繼
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
兼善是知人事艱難僅發於造次生死變禮不必更時代
朋友漸於講習緣情而親於我爲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
望而不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一美道義
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余哀
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刑國樹之以師經啓其心而

修則家事理定朋友端其姓術攝稱從之聲與實諧火
諸侯無貢士及於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六經王澤既衰
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禮司馬無論材之政猷或先王
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於魯七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
噎口疑復明孔及孟軻之徒並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
署由州郡疑公府往往有奇節駭俗之士東京祖宗好學
海內翕然是以王室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
魏晉亦未甚媮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
懷牒自命積以爲常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釋多誤知之固
難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况衆邪爲雄孤正失
守誘中人之姓易於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且道不從流
俗脩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加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寢
門之哭學府無哀疑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爲人非從以偷俗

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
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
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

繫府則舉麓

疑

寡思三

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廣教悻道長而純慤道消悲夫
禮首於冠而成人筮日筮賓即事於廟同師之友鄉邦之
族醮而禮之揚疑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
有暴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於地久矣信義
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附成而遠敗成
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弊末乎於是大
雅之友掃除無忘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其
心鼎鑊傾心以勢則不畏于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
愛苟患所不至故疑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禁以此
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功釣情者明哲所惡鋒銛逆物者

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蠶貂之俗
面附背携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賈之行俞可強不
者僕妾恒姓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
呼至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
不好干而惡章貴棄同而即和鮑叔潔廉而敬管仲三歸
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議且然義在切切惔惔
臣救其闕善則輔宣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則一心以諍
之不幸寘於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
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接護終
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
死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務省諸身而已矣

臣友論

李德裕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以周

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

緩急

川粹依
急緩

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

可與託孤寄命矣何者仁君

川粹
依居

不能無緩急

川粹依
急緩

士君子

未嘗免於

集無
於字

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

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益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由閔天

而禦侮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來

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

令淳承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

上書贖父罪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

以赴急難

集無
此字

為本孝兒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須

集無
望

以力憂患而不極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

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

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
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
幾而依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集有良字士之於人如是易若識劇孟朱亥哉

賓客論

前人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
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
則可深知他人不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
累也漢武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
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渾有枚乘鄒
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
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

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然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
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
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
漢綱之疎闕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
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也公孫弘起
客館開東閣以蜀本有賓客二字証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後之賢人
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
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存平津政出一空音出
呂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表本客故人不居頭位似未足
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築城以
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
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
難丞相諛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

有賓客依川館何盡於謀議哉况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
四人而輕薄游相門與柳槐槐集柳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
所議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放
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奸智獻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
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集無何以欲禁切
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
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九

論十一

刑賞

應正論一首

斥言折獄論一首

斷刑論一首

刑論一首

褒貶論一首

賞論一首

應正論

并序

王志愔

志愔為大理正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人無
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文為苛
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為衆所謗臣嘗著應正論以見微志
因上之其論曰

臣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無咎注
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相殊無一
此四異操而聚民之多僻一無此獨正者倉未能變體以

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咎也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由迎也為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輟書數曰居中履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且然有客聞而惑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難一作誰應行之於已余竊懼焉僕斂衽一作襟降階揖客而謝曰補遺闕於衮職用讜言一作忠讜為已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魯繇謨虞登朝一作士設教理訓物一作物開物一作訓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於一作于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正一作政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此非明僻執法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愆黜受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慝議僭

賞以塞遠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為嫌此非已獨處正引吉一作應正而無咎矣乎觀一作矢漁于棠藏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為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宵臆之中一作正之門懷疑乎語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于嗟乎行已立身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止也方維正身如是歟一字一依維正直而是一與何往而非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則不疑其所行也慈康撰釋私論曹義著至六

公論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蔽之歸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例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比是則橋前驚雷用違一作希旨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而一作之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為武英華作威太守漢帝誡之曰善士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帝是其正此一字無言此則歸正不回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丘據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非和也夫和者君耳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耳亦耳所謂同也安得為和是知一作以齊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之味獻可替此一字無論道乃一作方恢政體之節煥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相此一字無

和而不同劉曼山辨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見議一作未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已聞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得衆若以嚴綜一作統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皇一作帝王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非一作匪人臣之所操後魏游肇之為廷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其可一作足今臣曲筆也肇知任寬恕五字一作是知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恕乎此一字無以平刑為峻將曲法為寬謹守憲章號為密網一作深密內律去釋種虧戒律一日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為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教為疑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盜

不預焉耶心辨言偽之沉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也豈是儒家執禁孔子之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真諦重玄猷存天綱或作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嗃无咎婦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何有一字無此昔崔寔達於理體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允爲人君宜寫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概一作云爲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疑網重罰在於施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爲積賊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駟一作捨銜轡於奔蹤一作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適見鞅一作駕轉逸膏肓更深醫人

僕吏

一作

何功之有又問僕曰成法之

一作

變唯帝王之令

命一作

歎對曰何爲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

主子廷尉上請論刑左右爲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令者高

一作

帝之所造也用親故撓

一作

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

高廟乎又一作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爲

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曰

日一作

秦言

王陛下愛子

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遠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兆

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一作不許此

是帝王操法叶于禮經不變之義也况於秋官典職司寇

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春哲登宸高視巖廊之上宰衡

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

衆功咸理聚以一作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吉焉斯

一作

養

正於下位中正是託子何懼乎夫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

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君一作進善納忠仰

太階而輔一作政諤其節思為社稷之臣蹇蹇一作匪躬

顧衆柱石之任處則遠辭徵召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亦

為政烟霞尚志其用未貞行藏事業心跡斯在至如水中

汎汎天下悠悠執馭為榮掃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祿

從來長息以為深耻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間僕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斥言折獄論

懷州應宏詞試

歐陽詹

孔集子說季路於人曰斥言折獄者其由也歟夫子之

言蓋非非集於季路之云也後之本不窮聖旨以為夫

子美於集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有若是焉四

八集九集焉十有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謂獄獄折而有刑刑者

側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

一人循三槐歷九棘評群吏評萬人億兆絕議然後致去

徇于朝示于野六朝字於集於集野集於集野集照然與衆同集無同方棄

之所示容二字集也君莫聖於堯加有舜禹稷契在之

莫明于後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于集禹莫

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智集於成康於集時皆濟濟

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斯集

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

皆欲已勝何則不勝乃罪戾隨之若然一依折則君子時

或妄訟于集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斥之為言偏也

偏言一家之詞也集偏詞雖君子不信之三字集以矧

非君子乎且先師曰人而無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集無

此巫以鬼神占良集醫以筋脈體無恒之人筋脈且不

足以自體而况訟集乎鬼神不足以為占而况

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扑扶集依之濫焉大

即集依性命必有鉄鎖之寃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師老聃之誨以依三而集崇周公之集依六人者集無無一

以集依欲輕傷於人者夫子豈輕傷人集依哉脫夫子

實謂斥言可以折獄者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

言蓋輕依蜀本於季路賢者非七苟然者審之斥言不可以折

獄者集無必然之理也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為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予其辭云云予不得已

而為之一言焉六字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

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集有為善者

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怠春集有為不善者必俟

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為不善者懈是

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

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為善者不越

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為不善者不越月踰

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為善者日以有勸為不善

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

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

天而不言人是惑於依文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

道吾道之盡而人化矣是知依文蒼蒼者焉能與吾事

而暇知之哉果以為天時之可得順大稱之可得致則全

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

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

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

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文粹木加

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搥痛不

得魔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

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

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

或者乃以為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

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

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

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

大木木石豈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雪霜也舉草木

而殘之草木豈為集注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

彼無所懲則効之者惑也果以為仁仁必知經果以為智

智必知權川文粹必知權果以為仁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

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雖之

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

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

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

偏知而謂智之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

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

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二字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

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刑論

牛希濟

刑罪之用蓋將以革人之心勸之於善所以小罪輕刑以

正其失大罪重罰以勵其衆將刑王者為之不舉以示仁

恕之心也棄人必於市明其罪之死也皆欲遷人於善豈

圖斲其肌膚殘其支體沉其膏血盡其性命以逞於威怒

者也三代之後五刑之用劓刖之屬最可以爲耻於衆觀者則知其所犯斃其父母之遺體罔不慙痛於心犯者不能諱其罪亦可以求戒其惡所謂有耻且格及笞杖之法易隱其跡行鄉而無愧苟富貴而或得行者其暴犯者不以爲耻誠哉免無而耻漢文帝感緹縈之一言廢肉刑用笞杖及後笞者多死文皇帝視明堂圖亦輕其罰天下之獄幾亂知刑罰者治之具也不可躉捨然罰無輕重杖無大小皆成之於胥吏之手斷之手斷之於斷沒之文上之人其知乎夫鞫獄之法始於欵辯之中成於案牘之內吏與之者捨其罪而彰其是其不與者除其善而彰其惡又復刑律之中或一與一奪隨其捨取以爲出入官不必盡知此爲弊之一也畫灰爲獄誓不願入刻木爲吏誓不願對獄吏之尊聲色之大桎梏之重輕撈掠之多少率由其意孰可

與爭此爲弊之二也又或欲其僞而怒其真惡其輕而思其重或捽其首或批其頰詬辱毆擊無所不至又節其飲食巖其徽纏外殘其軀內脅其心壯士勇夫且必流涕孤弱之人敢不從命此爲弊之三也或上下其手以取其信或默疑在染富室以求資賄則衆知其非不能即止此爲弊之四也具獄既久改爲疑讞遠取支證廣擒黨與淹延歲月以伺赦宥此爲弊之五也捶拷之下易以強抑人之支體頑非木石若加其殘忍取其必然誠雖無罪百不能免蓋不勝其楚掠之毒寧甘心於一死狡猾之吏斷成其獄故戮死之後盜自他發衆方知其無辜且桎梏之苦笞撻之嚴輕罪者願重刑而獲出無辜者畏殘害而求死皆狡吏之所能爲也即平人孰敢與吏爲敵公卿尊嚴察視不及臺寺懸遠訴訟無門死者不可再活親戚焉能申冤何

以感致和平一水旱此爲弊之六也復有衆皆知非難加
以法當炎酷之時穢其傍而成其疾疫奪其餉而致其飢
餓園扉嚴邃守者羅列親戚之人胡能知其食與不食渴
與不渴但成其困以取其斃此爲弊之七也况外府去司
又爲不道或土囊以鎮其腹或濕紙以蒙其面拘錄所至
號呼莫聞睨然而去孰知其由昔東海誤殺貞婦致三年
之旱今天下之刑晝常兩血尚未足以泄其冤憤且刑罰
者遠於人非近於人犯之者皆自求之也非刑之就於人
也皆人就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若爲不道必歸於法故
商辛夏桀懸首於白旗此天子之刑也則公卿之下獄黎
庶之就戮又何足道哉是知上下皆有分故君子常懷畏
懼夫厲聲變色揚眉張目樂刑罰以毒物之性命殆非人
信材狼之心也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于

定國每歲况

疑本决

獄先自流涕悲哉仁者之心深知刑獄

之本所以勸人非圖虐人也今天下之大九州之衆一歲
決獄之多少皆由吏議豈能盡平莫若重明桎梏笞杖重
輕之制禁計日月之遠近寒暑靜疑本清温其所處饘粥每
給其飢渴決罪遍求於刑律察詞必盡於款辯度幾少塞
其弊當不溢於無辜以成王者之理

褒貶論

前人

仲尼之修春秋也先成其志後誅其意是以晉侯召王書
曰天王狩于河陽本其尊獎其謀也許止不嘗藥書曰太
子殺其君以爲防微之道卿行稱字得所舉也師行稱人
伐有辭也以一字稱褒貶之意爲千載不刊之典亂臣賊
子莫不知其善不可奪惡不可掩其懸之日月以爲王化
今國家公卿大臣文武將帥之初命也其爲相者禹稷之

化也蕭曹之上也慶和陰陽平理九州斯其人也及其被廢之日竊位之小人也亂臣之小人也是不可忍也及復之曰周公之被謗也召公之相疑也子文之三已也孫叔敖之三相也然後可以爲賢人其爲將者扞城之材爲國之屏也式遏寇虐底定王國斯其任也其被罪之日匹夫用者復用之日荀林父再敗而勝孟明視三敗而後獲以何傷乎百執事之間率如是用捨觀其人或始於善終於惡中復可用後又不可用是非相渾善惡相雜皆欲遵之王言以爲之國乃姦謀之深蠹者也後有寒素者與奄人結刑壯^志之盟以取鈞軸之任偶以章疏得罪上雖切齒朋援未移衆知必復其位時爲執筆者乃大美其辭以謀其身必使朝廷怒而譴之一南行而已果昏中其旨未暮年

而舊相復入僅三歲而公亦如相台文非求宦者乃結官者之深者又機巧之微密者也今之世若蘊曜嫉正之歸國奪其鹽鉄之柄乘休惡景望之文行同居鈞衡之列近師有尚父之號崔之猶子持謀臣之權采^三駟^字而至中多議定出二相之口趣三鎮之師且日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不逾月而二相被誅九廟以危外之人皆曰武臣之威亂也我知之矣此皆儒者之爲亂也此意之深罪之明者仲尼皆所且誅者究朝廷爲亂之本始由君臣同心同德以誅宦官嫉之太甚須至於亂遂至所立必冲幼所命非賢良以階其亂以危社稷之人其知之乎不得以在位者爲賢人負罪者爲非材惜哉賢人之事業夫子之褒貶後之爲史者當訪於長者之譚求之於野人之說斯可以正之矣

賞勸之典所以忠尊賢而待用感入之心使各盡其材以顯於時以爲立身揚名之本故冠冕衣服車輅祭祀之儀皆以品秩爲差君子之人其甘心焉孜孜於善希公朝之祿賞可以榮於家可以榮於宗廟祖考賞之義也大矣哉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藉累世之基業或由勲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歎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爲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深治亂之精微盡當世之利病君上不省察奸邪

者深以爲嫌從未能顯加明誅彷徨馬擠之於散冗斥之於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弓聲劍氣立爲勦敵馳突擊刺於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瘡痍遍於面首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疲馬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繒帛之微捷聲已振於萬里姓名未達於九重降符節益封土翻爲統帥之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既不因於行藝武之用也又不因於材力乃有溫洩溺之器以媚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材以致名第以榮群邑者不可遽數之况時君幼主有晏樂玉堂從禽豐草發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於官秩下至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先於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爲視公侯之秩乃從其禮此尊爵敬神之道也今

厮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無神怨乎
故志士仁人其心草澤泛身白日不復思用乃以在位者
為深耻昔仲叔于奚救公孫文左傳依孫相之患請以繁
纓假借也孔子猶曰不如多與之邑將以定末代之制杜
萌漸之謂也漢明帝不以館陶子為郎寧賜之百萬曰夫
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不可虛授信夫為中興之嗣也
且賞勸不恒服章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
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
焉能為亂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四十九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

醫

勸醫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卜相

八卦卜大演論一首

卜論一首

蒼龜論一首

相論二首

時令

時令論上下二首

時論一首

醫

勸醫論

梁簡文帝

勸醫曰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
分夭壽懸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乖節故疴周禮寒疴首
致斃不同伐性爛腸推年匪一極斯之要實在良方故祇

域醫王明於釋典如大師乃以醫王爲號以如來能煩惱
病祇域能治四大耶爲故亦有騷人之詠彭咸一作秦國
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魏子之值越人爰至九市一作飛
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蓄王匣之
秘研紫書之奧挑膠何是北斗靡遜一作錄其刑一作刊金漿非遠
明珠還耻其價能使業門之下鼓響獨聞一作傳雍祀之傍
蕭聲猶一作獨左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
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知其愈與不愈
以爲後法之戒也至如研精玄理考覈儒宗盡日清談終
夜講習始學則負壘尚護積功則爲師乃著日就月將方
稱碩學專經之後猶須劇談網羅愈廣鈞深理見厭飲不
寤惟日不足又若爲詩則多須一作覺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
皆須寓目詳其去取然後麗辭方吐逸韻乃生豈有秉筆

不評而能善詩塞兌不談而能善義揚子雲言讀賦千首

則能爲賦况醫之爲道九部之詎甚精百藥之品難究察

危辨聲其功甚秘秋辛夏苦幾微難識而比之術者未嘗

稽合曾無討論多以少壯之時志獵方疏略知其草爲餅

桂心爲辣便是晏馭自足經方泯弃同庾凱見晉書本傳之讀莊

子異孔丘之好周易然而疾者求我又不能盡意攻治假

使不能爲地自可即爲已益所以然者若無隔貴賤精加

消息以前驗後自可解之日知一作所忘坐成妙術而又告以

不能也治疾者衆必以溢一作孟浪酬塞一作賽惡之一作人者多愛之

人一作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爲千治一作未嘗不輕其藥性任

其死生淳華之功於何而能及其愛深親屬情功支肌一作

患起膏育病與府俞一作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

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周靡二字一作麻鹿藿止一作救

頭痛之病一作麥麴芳窮反救一作河魚之疾一作思不出位事

局轅不醫者忘志四字一作欲求反於玄都揚已名於綠帙一作

其可得乎術道困窮於斯實至誠當善思此意更與其美

非直傳名于後亦是功德甚深比夫脫一鵠於摧衡活萬

魚於池水不可同日而論焉 芳窮一作 一作皆初學記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恕荀文若請曰佗術實

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

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賢通切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

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

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恚執柄者之恚真

可畏諸亦可慎諸源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

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

悔悉川文粹書焉後之或者復川文粹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

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彼壬人皆曰

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

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

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川文粹大哀乎夫以佗之不

宜死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

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

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

而暴者復蜀本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

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

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三字集可懲為故事矧他人哉

卜相

八卦卜大演論

王勃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爲分太極者兩儀也分四象者八卦也八卦者十六將也司八卦者十二月也分十六將者三十二候也分十二月者二十四氣也分三十二候者六十四卦也司二十四氣者三十六旬也進退於三百六十六日屈伸於三百八十四爻往來飛伏之理盡矣其孤虛消息之端極矣三才之道不可不及也五行之義不能復過也翁之以幽明張之以寒暑會之以生死申之以去就禍福生焉吉凶著焉成敗行焉逆順興焉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奉之者則順背之者則憊圓立者稱聖偏據者號賢嘗試論之曰三才者易之門戶也八卦者易之徑路也引而申之終於六十四卦天下之能事畢矣陳而別之極於三才八十四爻天下之微理罄矣夫陰陽之道一

向一背天地之理一升一降故明暗相隨寒暑相因剛柔相刑高下相傾動靜相乘出入相藉混之者神也形之者道也可以一理徵也可以一端驗也故天尊則地卑矣水濕則火燥矣山盈則澤虛矣雷動則風適矣是以天下有風可以姤矣則地中有雷可以復矣天下有山可以遁矣則地上於澤疑依澤上於地可以臨矣天地不變疑作交可以否矣則天地既交可以泰矣以風行地上可以觀矣則雷行天上可以大壯矣山附地上可以剝矣則火附天上可以大有矣風行水上可謂渙矣則水在地上可以比矣雷出地奮可以豫矣則風行天上可以小畜矣雷之與水作解矣則風之與火可以家人矣雷在風上可以恒矣則風在雷上可以益矣風在地下可以升矣則雷在天下可以噬嗑矣風在水下可以井矣則雷在火下可以噬嗑矣風在澤

下可謂大過矣則一作雷在山下可爲頤矣雷在澤下可以
隨矣則風在山下可爲蠱矣澤上有水可爲節矣則山上
有火可爲旅矣雷在水下可爲屯矣則風在火下可爲鼎
矣水在火上可爲既濟矣則火在水上可爲未濟矣澤下
有火可以革矣則山下有水可爲蒙矣火在地下可爲明
夷矣則水在天下遠行可爲訟矣地下有水可爲師矣則
山下有火可爲賁矣澤上於天可爲夬矣則澤下有水
可爲困矣山下有天可以爲大畜矣則澤下有地可以爲
萃矣以山在澤上可爲損矣則澤在山上可爲咸矣澤上
有火可爲睽矣則山上有水可爲蹇矣上天下澤可爲履
矣則地下有山可爲謙矣澤上有風可爲中孚矣則山下
有雷可爲小過矣山上有風可爲漸矣則澤上有雷可以
爲歸妹矣此天地以對成之義陰陽反合之理故卦相火

則反爻以成義易之八卦是也八八相生則錯卦以興理
因而重之是也故聖人之道可縱焉可橫焉可合焉可離
焉逆而陳之未嘗逆焉順而別之未嘗順焉三畫以變雖
天地之數可無齟也九六相推雖萬二千五百之浩蕩不
能踰於三百八十四三百八十四之糾紛不能踰於六十
四重之以六十四不能過於八卦張之於八卦不能過四
象紀之兩儀兩儀之理達而太極得矣故古往今來寒進
暑退死生亂動是非騰結未嘗非兩儀也而未嘗離太極
也故曰有寒有暑則兩儀不廢也無思無爲則太極未嘗
遠也見之則兩儀忘之則太極夫然故不捨二求一未嘗
離動以求靜未嘗離動以達靜也有可有不可非聖人之
謂也無可無不可是夫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理不窮窮也
天下之往疑不可盡也有窮盡之地者其唯聖心乎有窮盡

之路者其唯聖言乎故據滄海而觀衆水江河之會歸可見也登泰山而覽羣岳則岡巒之本末可知也是以貞一德之極推六爻之變振三才之柄尋萬方之動又何往而不通乎又何疑而不釋乎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者義之本也非聖人孰能正之哉若抑末執本研精覃思非聖人之書則不讀也非聖人之言則不取也庶幾乎神明之德可通乎萬物之精可類乎本末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君子可不務乎哉

卜論

李華

天地之大德曰生舜好生之德洽于人心五福首乎壽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龜不傷物呼吸元氣於介蟲爲長而壽古之聖者剡而脫之觀其裂畫以定吉凶殘其生勦其壽既勦殘之而求其靈夫何故愚未知夫天地之心聖達之

謨靈之壽之而夭戮之

脫文粹
收脫

其肉鑽其骸精氣復於無物

而貞悔發乎焦朽不其死耶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不當妄也壽而夭之豈合其德乎因物求勸豈合其明乎壽靈介而微其神豈合其序乎假枯殼而決狐疑豈合其吉凶乎洪範曰爾有大疑謀及卜筮聖人不當有疑於人以筮也夫祭有尸自虞夏商周不變戰國蕩古法祭無尸尸之重重於卜則明廢龜可也又聞夫鑄刀劍者不成則屠犬彘血而祭之被髮而哭之則成而利蓋不祥器也其神者躍爲龍蛇穿木石入泉源以至發炯光聲音人不能自神因天地之氣化天地之物而爲神固無悉然是亦爲怪古者成宮室必落之鍾鼓器械必釁之豈神明貴殺享羶腥歟今亡其禮未聞屋室不安身而器物不利用由是而言則卜筮

陰陽之流皆妄作也夫潔壇墀而布精意文辨求福之來
細不可致耕夫蠶婦神一草木禱一禽畜鼓而舞之謂妖
祥如答實歟妄歟犧文之易更周孔之述以爲至矣揚子
雲爲太玄設卦辨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後代有如子雲又
爲一書可筮則象數之變其可既乎專任道德以貫之則
天地之理盡矣又焉假夫著龜乎又焉假夫鬼神乎子不
語是存乎道義也

著龜論

于邵

卜筮生靈之緼耶必導以信時日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
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道以惠其人故立筮
人建卜曰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乎九筮或開四兆以依乎
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呼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
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原始要終鈎深索隱則象事

知器占事知來著辨吉凶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
陽而履陰繇得矣藁終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興敬仲
之宗然則筮短龜長聳聞其語義之何者今試論之且其
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
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羣
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受三千歲而遊
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
繁薈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爲準求元
亨之義而爲用探曠而知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夫灼
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矣史漢書伯作福以之佐昌此其効
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爲有知漆調以爲善
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鑄蓋小之
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豐蓋

先王之重者萬事之階也信矣夫 受三千歲受疑

折羣疑相論

李德裕

夫相之相在於集作清明將之相在於集作雄傑清明者
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兇是也為百獸所伏然
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得大柄
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莅淮海屬縣有肝胎
而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
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
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
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
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小蔡澤折頰亦居萬
人之上色美者雖鈞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
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前史言

美予謂篇諸言以子房之清精不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
釋陳平之濁俗則知清精者雅矣十得九無所疑也

相論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文公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
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
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
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
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文粹盡當秦末呂氏大族
也周末揚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父矣且集作以一女子
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
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揚氏之禍
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
必為呂氏揚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

凡人不欲爲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時令

時令論上

柳宗元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二十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以集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衆仲集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季春集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工集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

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工集兵事不作孟秋納材

蓄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

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脩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

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耜耕具

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斯固俟時而行

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

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

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欲靜百官非秋無以

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

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

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

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
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依淫巧以蕩
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乎天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
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
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沉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效孰噓
虐集寒疝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
並興之異文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
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
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
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前人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
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乎人上忽先王之典

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
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時將因循
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矣相盪
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
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
何憚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
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之一有者也防昏亂之術
爲之勤勤然書于集方冊與亡治亂之致求守是而不

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恠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
而忘理也語恠而威之以恠而使之時而淫惑而爲禱穰
厭勝鬼恠之事以大亂予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
孰與畏人之言使謬謬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
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

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褻其有噐然不而
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
暴矣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
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
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臧
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
萬孽無吾憾焉爾

以遺後世 袁本疊後 世二字

時論

牛希濟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
至於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若其聖人亦不能
克疑作免是 不然也何者天之於人也至仁而信其資長百
穀草木觸類之物皆所以仁於人也故懼物之不生也春
以發之物之不成也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之

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畏其曠也故夜降雨露以潤之
在陰畏其終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不止之也故晦明以息
之人之不之時也故馳疑時以警之日月星辰雷電風雨
霜露之作無不私於人也焉有為蟲蝗之時以害其禾稼
為水旱之時以蕩其生物為疫癘之時以毒其姓命為兵
革之時以流其脂膏者上天垂像昭鑑萬物之情始兆高
明之象已著未嘗不丁寧先視之於人俾知者通其變而
修其德已為之防知而不修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乎天
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則
天之明期其旨也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所以達
變於其君若聞祥而逸福必為禍疑禍而懼侵益為善
而疑無必定之災桑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保之福鳥雀為
亡之運其或有戰爭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所感曾無

時日之限而及之也且民之所爲也繫時君之教化若以忠孝恭儉爲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爲好皆可誅也居時之和爲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膺時之亂爲求治之具神明之力必可以恕或者曰三皇之世不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闕歟蓋時使之然也夫戰之大者孰踰於版泉不周之後人謀之可乎兵力之可知支乎卒滅於有德水旱之數豈過於堯湯之代人無飢色國有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焉能感治水之命有疏鑿之功爲桑林之牲契禱祈之願若時數之必然即當數足而後已豈復有申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違於聖德明矣至於長吏爲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醫門以藥劑之和可以拒時之疾又若時數之一槩寧有擇其地而遺其人哉况宋景

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盛德日馭再中其餘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人事至近又易以疑復之說曰素履真吉幽人之真所履若吉幽人尚且不懼况聖人乎希濟以爲治亂無時爲人君所行求治則治忘理則亂雖復求治積年一日違之禍不族踵國亦如之皆非拘忌之家所能執必矣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

登仕郎胡訂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田

